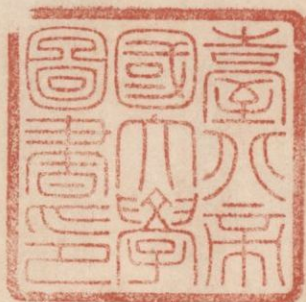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三十五之七

0163150
no. 13



163750

6.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配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五

十一年

大明成化元年

春正月己酉朔百官賀

上御勤政殿設會禮

宴上世子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申叔舟等文武百官分入殿庭四拜訖各就位侍宴樂奏定大業保大平之舞倭野人亦與焉酒半上命倭野人上殿舞分賜御饌又別賜酒肉命饋衛士酒○辛亥上與中宮御康寧殿王世子上壽以元日世子生辰而宴於是日也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德源君曙永順君溥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巨濟正徹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贊成尹士珍判中樞院事成奉祖左叅贊崔恒行上護軍洪元用戶曹判書金國光承旨等入侍以次進酒上酒酣命麟趾叔舟等起舞又命明澮嬰衛士餅酒上懽甚親製詩宰樞等和進○傳于義禁府曰忠清道成懽道察訪成自濶慢棄職掌驛舍頽落專不修葺又人口流亡馬匹瘦困其推鞫以啓○壬子停溫陽行幸○

忠清道觀察使馳啓本道諸邑並罹水災飢饉乏食之戶十居八九請增給軍資陳黃豆三千石鹽一千石牛料黃豆一千石以救民急 命下戶曹戶曹啓所請不可一從然本道今年凶歉尤甚民生可慮宜給淹醬黃豆八百石牛料豆一千石鹽三百石 從之 癸丑尼麻卑兀狄哈金弓豆等八人來獻土物○甲寅夜盜劫副司直安惠家至傷人 上問之命閉外城門分遣衛士搜捕里閭竟不得○以李求垠為司憲執義柳季潘通政大夫行成均司成季潘詐以黃海道陳田開墾超陞數階以至通政朝論鄙之○乙卯賻廣陵君李克培母米豆并二十石紙一百卷并賜棺槨○元良哈金沙弄介等四人來獻土物○遣工曹叅判李仲英如大明賀冊立皇后表曰寶曆應期咸仰龍飛之造璇宮受冊聿疏鳳檢之恩事光簡編慶綿宗社欽惟皇帝陛下乾坤合德日月並明克遵先猷正四方之風教式資內助奉九廟之蒸嘗景命惟新洪圖益鞏伏念臣幸際熙運欣聞盛儀迹滯青丘雖阻駿奔之列心馳紫極倍殫虎拜之誠方

物表曰坤闈正位既講緝儀海宇均懽爭輸賀悃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名般甚勤製造匪精異容塵露之裨庶昭芥曝之懇 慈懿皇大后方物紅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 皇太后中宮禮物同○工曹判書金守溫上書曰臣以庸愚謬蒙 上德待罪工曹三載于今三公六卿國之大臣顧臣何人久居此地伏望免臣本職更選賢智之士以彰朝廷得人之義 不允○丙辰傳于禮曹曰亂臣緣坐人及徒流付處定役人中自願為僧者能誦經心行可取者給度牒許令出家○京畿觀察使沈璿來啓曰廣州楊根驪興等處劫賊興行漸不可長請發軍搜捕即 命輔德吳凝鎮撫李經鄭山彙等率軍往捕○初咸吉道採訪別監金東時承命過安邊宿內需所奴貴敏之家飲酒私款貴敏嘗

有怨於臨瀛大君欲構其罪因及於龜城君浚乃誣告東時欲
 依臨瀛大君作亂且曰龜城君天下大將軍吾願事之迎貴金允
 等亦與聞此言皆繫獄治之至是上御丕顯問親問貴敏迎
 貴東時等顧謂宰樞曰斷罪何難子已的知其情矣凡人之發
 言必因於心子固知臨瀛龜城無反心既無反心則安有逆言
 然則東時亦無由發其逆言是必貴敏鑿空造言只誅貴敏於
 義甚當即傳于義禁府曰貴敏斬迎貴金允聽貴敏言而不
 即告各杖一百東時以王人出入民家飲酒作弊亦杖一百收
 告身時東時之獄詞甚盤錯上一言斷之俄而上命叔舟
 進酒講宣傳官兵書又召注書柳洵史官朴叔達講論語○
 停忠清道軍籍以本道飢荒也○以吾弄草住僉知中樞院事
 浪金世為本處萬戶○丁巳愁州兀良哈都萬戶柳於麟可等
 五人來獻土物○禮曹據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啓本啓唐人
 宋全言係遼東開原衛千戶楊恒管下供百戶職事哨探野人
 來往忽被火刺温擄去為海西王指揮家奴住經年不勝艱苦

至天順八年八月逃離本處到貴國穩城地面欲還歸開原衛
據宋全之言其為唐人無疑請差人押解 從之遂遣通事金
繼朴管押宋全解赴遼東○戊午 傳曰文昭殿望祭予當親
行只緣氣體未盡平和欲令世子代行考 文宗攝行儀以聞
○刊經都監據貢鐵代納人狀告啓大典詳定內凡代納貢鐵
每一兩豐年則價米三升陞年則二升為率至甲申年十二月
乃改定豐年一升五合陞年則一升務從民便然甲申以前代
納人等已依詳定之數先以三分之一納稅于都監太半費用
且其元價祇在百姓當初官為收斂藏諸府庫令驗納貢文牒乃
給今不可以法前收納之米散還本主請依舊給代納人 從
之○己未戶曹啓慶尚道內廂藁草令諸邑收民間輸納其弊
不少今密陽屯田所出藁秸無關國用請計內廂一年用度令營
屬人隨宜輸轉以除民弊 從之○庚申初慶尚道觀察使據
星州牧使金自行金山郡事尹洪等名呈啓星州僧信云與母
弟金迪訟奴遂不相能乃與外姪僧雪散謀邀信云於路射而

殺之情迹甚著猶諱不服請行拷掠時具達忠因事往星州
上命達忠按覆信云等獄達忠鞫而啓之亦如自行洪所鞫
命義禁府拿致雪敬而辨之至是 傳曰自行洪等鞫信云致
死之由而亂擊雪敬抑使取招其遣人逮捕自行洪推鞫○初
忠清道觀察使金震知啓道內成歡平川等公路七驛因近年
荒歉人口流亡殆盡請諸驛日守及助役依黃海道七站例擇
旁近富戶增定轉運奴婢令該司刷所在邑諸司奴婢量數增
定并限年復戶以供其役時濟用監判事金達全以救荒敬差
官在本道 命下達全更審之達全啓成歡道諸驛內廣程驛
尤為凋弊人物盡逃馬匹俱斃其餘諸驛皆如震知所啓不可
不急圖所以蘇復者 上以震知達全所啓付兵曹議之重是
兵曹作事日以啓一廣程驛令其道觀察使抄旁近平民勿論
役有無定爲助役折給分田俾之置馬其自願置馬者聽並給
分田一流移驛吏去處問於族類及元居驛吏盡刷還如自首
還本者限二年復戶安集違者并切隣里正重論一流移驛

吏雖至京畿者勒還本居其一應過驛人供頓米糶限早穀成熟令所在邑隨宜支給一徒流付處及下三道元惡鄉吏姑朱送廣程其不緊鋪馬令觀察使減省差使負又各以附近差定以休馬力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關西路筑前州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藤源朝臣教頼肥前州上松浦呼子一岐守源義等各遣人來獻土物○辛酉御思政殿命宗親擊捧引見野人金弓豆金加加阿等饋酒又賜酒穀于館○以吾弄草住韓朶里僉知中樞院事李家紅為本處都萬戶童候候為吾音會等處萬戶○戶曹啓忠清道救荒事目節該本道貢鹽除國用外並勿上納請甲申年秋等貢鹽一千一百四十石內五百石散民濟急從之○戶曹據五道敬差官金順命啓本啓忠州金遷新倉租稅收納處請移於可興驛里從之○甲子圓覺寺大鐘成○骨看兀狄哈上護軍李阿時阿等十人來獻土物○傳于戶曹曰密城君琛寧海君瑋雖持服在家並令給祿○兵曹據慶尚道敬差官鄭佶啓本啓玉浦萬戶朴

景元以官妓自隨分付魚物於船軍使之買穀以為糧資又於
浦呀隔遠處作便舍居之甚為不當今若例赦不治何以鑑後
請罷景元職 上不允命徵供妓米穀○乙丑咸吉道都節制
使康純據鍾城節制使裴孟達呈啓今正月訓春元良哈司直
巨波守來言近往中原適罹疾回到李滿住手下伊乙方家伊
乙方及同里人等謂我云朝鮮攻我輩無疑我輩欲先事圖之
已通部落厲兵秣馬期於正月入寇平安道臣竢急遞報諸鎮
使之倍前隄備上覽之使問於韓明澮曰巨波守所告似為
依實京軍士及助戰將帥送平安道以備之何如明澮對曰以
此速諭楊汀則汀自可布置不必別遣京軍也傳曰明日示申
叔舟等議之○司憲府啓別侍衛曹淑潭冒受官爵至超五資
本府推鞫之時淑潭自知罪大逃匿不現其為姦惡尤甚萬一
窮捕終至不出姦詐之徒視為常例脫漏刑章懲戒無門請令
定限捕得如終不現全家徙邊從之○丙寅旨 領議政申叔
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兵曹判書尹子雲示康純啓

本議之叔舟等議曰宜以此諭平安道遂諭觀察使金謙光節制使楊汀曰今來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啓本內建州賊人等欲於正月入寇江邊同封啓本傳准草看詳益嚴隄備大抵野人情狀深懼我入攻至於請中朝禁攻是故前日諭卿觀兵者所以坐以疲之我逸賊勞之術也今此聲息實不實皆欲自強耳實皆入於吾術中也卿宜固邊持久益造江船數出觀兵田獵焚荒山野必有大勢○黃海首觀察使尹岑啓海州牧使趙頊交通商賈多受段子布貨及馬鞍判官李煥畜妾衙內并其妾兄濫費公廩又常事鷹犬怠於奉公並不宜臨民請皆罷黜以勵其餘從之○以訓春住野人金土里金下乙里朴速古赤等為本處副萬戶伏于里女真副萬戶金毛下為本處萬戶○先是黃海道觀察使請以諸浦會計益一千石給甲申年徙民命下戶曹戶曹啓給四百石搏節均施使徙民及元居戶得以不窘餘益從時直質布輸納從之○兵曹啓丁丑十月初一日以後為僧滿一年無度煤者請於軍籍作保從之○丁卯命

左承旨尹弼商封東國通鑑編次書冊以啓時東國通鑑始事
 已久未有成效又出內藏書冊分付文臣抄之事皆稽緩故有
 是命○忠清道教差官金達全啓臣巡行諸邑審流移民戶之
 數扶餘六十戶鳴山三十戶定山二十八戶德山十戶禮山八
 戶忠州二十五戶清風三十四戶永春十三戶丹陽十五戶延
 豐十七戶槐山二十四戶報恩十二戶懷仁五十四戶文義二
 十四戶清州二十戶清安三十戶陰城十四戶皆因失農貧乏
 以至流亡守令不加存恤有違字救之義請令攸司推鞠從之
 ○忠清道觀察使啓右道萬戶曹孟春擅離軍門至舒川役使
 船軍營構家舍材瓦之費皆出船軍侵牟漁取情迹現著若以
 經赦置而不治賊汚之徒懲艾無由請罷孟春從之○兵曹啓
 黃海道黃州棘城關防最緊城基僅三四里又已累石力役不
 多請今年十月發當道人丁又加聚石明年春遣朝官監築從
 之○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啓咸興郡連浦牧場距本府三十
 餘里而少尹蕪任之常時來往檢察不暇治本府公務請令牧

場近處道安浦萬戶兼任從之○戊辰 王世子放鷹于東郊
○兵曹據忠清道軍籍使牒呈啓諸道營鎮軍內不得已執事
者稱鎮軍率以三丁為一户今軍丁作保事目內無所謂鎮軍
者則率丁定額作保為難請依正兵例一保奉一保并移他道
依此例從之○己巳 幸鑄鍾所命撞新鍾其聲雄遠 上嘉
之即賜孝寧大君補鞍具馬一匹其餘提調各馬一匹○初每
朝賀日 御前講儒生書通略置簿每式年文科館試漢城試
及鄉試初場并計給分幼學裴仲厚嘗於 御前講書得畫一
分而令漢城試三場俱落李堪於初場經義得畫半分試官以
為今年用製述取士乃取堪而黜仲厚仲厚訴于司憲府憲府
啓仲厚講書 御前得一分而不取堪製述待半分而取之甚
為不可請令禮曹改置仲厚於榜而黜堪兼劾試官從之○先
是京外僧人等上言圓覺寺重創本吾僧徒事乞齋糧赴役仍
受度牒下禮曹議之禮曹啓榆岾寺役僧給度牒者四萬六千
五百九十人齎墓及刊經都監諸處役僧度牒亦不可以數計

自檜巖寺重修以來諸處赴役僧人勿許給度牒從自願賞職
况圓覺寺之創初無度僧之議且今僧人號牌及軍案改成之
時度牒不可輕易開端請勿聽理從之○庚午兀良哈上護軍
毛伊乃等六人來獻土物○戶曹啟諸邑田稅貢吏自中盜用
之罪已有成法至於租稅納倉之時如倉庫吏典僕隸等依憑
禁亂侵虐貢吏不得已贈與者有之甚者威力據奪外吏等以
為每年依附不敢發告因此租稅耗欠殆至百餘石只於所居
邑文移督徵而已其受贈據奪人則無異於盜而終不刺舉懲
戒無門請自今聽外吏陳告計賊論罪隨即還徵以充耗欠之
數且雖無欠耗而侵奪情迹顯著者亦依法沒官從之○辛未
兀良哈副司直多弄哈等五人來獻土物○以愁州住兀良哈
吳青介為本處萬戶○壬申 傳于義禁府曰刊經都監內贍
寺禮賓寺弘文館尚衣院書雲觀紫門繕工監書筵等直宿官
吏違法用火司僕官吏火燒積馬矢而不加檢舉其并鞫之○
司憲府啟司譯院注簿吳允孫母本月初八日患病而死允孫

急於娶妻其日初昏往宿妻家至二更始言母死乃還匿喪成婚其迹已著雖使其母死於其日二更病母臨死忘哀娶妻請收允孫告身禁身推鞠從之○癸酉 王世子放鷹于西郊○是夜東南方有光如火 命入直承旨宰樞等觀之良久乃滅○幹朶里童也可赤等來獻土物○甲戌日暈○司諫院啓曰亂臣柳沂孫允謙今除司憲監察憲府職掌糾察而使亂臣子孫與焉何以正百官請罷允謙職 傳曰既已許通則雖拜監察不亦無妨乎問於承政院曰允謙何以除監察都承旨盧思慎啓曰已許通仕路故得拜○以汝包住元良哈弗老忽為本處萬戶○乙亥考試官宋處寬金禮蒙等取進士鄭摯等百人生貢李昌臣等百人以啓 傳曰今日欲引見新生貢進士其速備諸事時朝士中試者多 御札傳旨吏曹曰少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既為縉紳事主理民而棄官赴試無謂之甚故給暇許赴今又應榜遊街皆著儒服是榮其儒服而恥其縉紳求小人儒於貌而忘君子儒於心婚姻則金屏不禁赴試則官爵都

棄實為妄習何不隨順物情速收登第者告身使自九品始階
有頃還收蓋恐動儒生也 御思政殿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
求膺大君琰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
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兵
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仁順府尹韓繼禧入直諸將
承旨等入侍生負壯元李昌臣進士壯元鄭摯各率榜下分入
東西庭 上命申叔舟傳于儒生等曰名汝等于庭錫爵寵異
豈徒然哉欲使汝等激厲奮發為君子儒而毋為小人儒也汝
等各自飭厲仍以 御札示之曰求賢如渴一見如舊又名生
負韓義進酒義即繼義之子也 賜衣一領酒半 命麟趾等
往義第慶賀以繼禧及盧思慎為宣慰使 上又傳曰生負進
士中有職者毋著儒冠各以品帶紗帽應榜遊街○宗簿寺啓
舊法宗姓袒免以上女孫及王后同姓旁親總麻以上復戶以
故太祖總親則於當代以為親盡降同徧戶 神懿王后總親
則復戶如故待宗姓外戚殊失輕重請令禮曹更磨勘詳定從

之○丙子王世子放鷹于西郊○是日初昏東方有光如火○
丁丑以夜有光百官陳賀○先是司憲府大司憲金從舜等上
疏曰謹按詩春秋媵妾安其分曰寔命不同聖人羨葵丘無以
妾為妻之禁蓋妾不可以並嫡卑不可以抗尊嫡妾之分猶天
經地緯不可紊也國家擬議前朝之季士大夫並畜二妻大違
名分限年癸巳而嚴立有妻娶妻之禁其有犯禁而娶者雖曰
成禮一以妾論嫡妾之分一明而配嫡奪正之患無自而生也
父矣頃者金洞幼娶閔汝翼之女以為妻憫其無後又娶都氏
恭之女生二子而與閔氏同居終其身而無異心焉然則以恭
之女妻也其子則庶也安得謂之洞之嫡子耶洞之身纔斃而
其子堅也欲為嫡論以春秋之法斷不可聽者也儻曰洞之母
憫其子之無後成禮於都氏得非嫡乎則於閔氏與洞同居而
終何哉金何金攸金脩洞之從昆弟也許耨權有順洞之妹夫
而其答洞嫡妾之問也金何則曰正妻閔氏則一生同居都氏
則良妾也金攸則曰與妻閔氏同居而都氏陪居河氏之家則

兩嫡見計為難都氏乃妾也金備則曰妻閔氏生時娶都氏也
許綢則曰妻毋河氏嘗稱都氏為妻而洞亦與閔氏同居而並
畜都氏非妾而何權有順則曰憫其妻無後娶都氏為妾而與
閔氏同居也况乎金原洞之妻子而代都氏訟者也亦曰於正
妻閔氏暨無棄別而都氏則陪居河氏之家閔氏則與父同家
而居同年而歿也蓋衆口一辭僉曰都氏妾也然則其娶也有
妻而娶其畜也以妾而不以嫡者章章明矣雖有婚書安得為
洞之嫡妻也又况考其婚書之辭則先妻棄別云耳而如其僉
曰則自始至終與閔氏同居無棄別焉名曰婚書而先妻棄別
之言虛妄不可謂之婚書也儻或都氏之係與閔氏之係相若也
猶當律以有妻娶妻以先為嫡之法則閔當為嫡都當妾也陛
都配閔法不得而為之也矧都氏微乎微者問其父則義盈庫
直長也問其祖則郎將也問其曾祖則曰版圖判書也於欲覈
其職之虛實而督納告身則乃曰一皆無有而終不得納焉然
則都氏本是至微而欲為正嫡陽若士族冒結虛銜其為欺妄

朝廷莫此為甚以如是之人為洞之嫡臣等竊以為難也且臣等以為假若為人子者必為嫡而後奉其祀焉則哀其無後而許為其嫡以繼其祀猶之可也雖云庶子猶得奉祀則堅雖不得為嫡而於洞不絕其祀於國不紊其分兩固無憾也何必陞都配閔使堅為嫡哉洞之嫡妻一家之私也國之大法萬世之經也國之法一搖於洞之嫡妻則將搖於已往將來千萬世而名分從而紊矣不可不懼也且有司紀法之守義不可不為法而惜也臣等所以欲改不能及覆冒瀆而卒未解惑者豈為一洞哉只愛其法而已伏惟 殿下垂仁採納以嚴名分幸甚至是

上召掌令朴安性曰改疏以來○二月戊寅朔○己卯左副承旨尹弼商往義禁府治金自行尹洪之獄以啓 傳曰明當親問○元良哈李於運介等四人元狄哈愁米介等三人來獻土物○遣司憲監察金良琬于楊根推鞫郡事南暘不法事○兵曹據軍籍使啓本啓丁丑十月以後為僧而滿一年無度牒者皆作保全軍籍時謀避軍為僧者頗多雖未滿一年有心行

能誦經者外請並令作保并移他道 從之○庚辰日暈○上命承政院拿致金自行尹洪等令左副承旨尹弼商鞫之自行曰初州人告雪敬潛害信云手有血痕衣且血汚視之果驗即收其衣以備後考耳臣不下一杖雪敬曰牧使杖我若問執杖者可知弼商以啓 上曰其問之言若不直拷訊可也即進執杖者大平問之如自行對乃杖訊一次猶不承 上即遣義禁府知事韓陟于星州鞫辭連人仍罷自行洪職○兵曹啓近者覲親焚黃若拜掃者例皆乘驛驛路日益凋弊請自今凡私行乘驛者一切勿聽 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宗右衛門佑盛弘遣人來獻土物○李守義子石公上言請依李引錫例赴武舉 傳曰將明辨嫡妾之分而改正之姑聽赴試○辛巳前夜盜入大平館旁近人家劫掠財物巡將捕其盜一人而囚之餘黨皆匿上命發禁軍搜索城中竟不能得又於廣州果川等處有賊徒遣鎮撫部將等率軍捕之仍召都承旨盧思慎左副承旨尹弼商等議弭監之策遂以櫃置闕門外貼榜文於櫃面曰中

外大小人民欲告盜賊者具錄居處及事狀密封投櫃中實則受重賞雖不實亦不加罪若因讎嫌而誣告者重論令義禁府當直卽廳掌之每夕取密封呈于承政院入啓然後發之分送榜文于八道令置櫃于諸邑門外受捕賊密封再度被告者掩捕時盜賊日熾官吏拘於濫刑之禁不得杖訊雖多設弭盜方略竟無其効○壬午文科會試考試官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等取進士鄭徽等三十三人以啓○戶曹啓全羅道改量田所剩凡二萬二千五百結以充忠清量田所縮之數其餘田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九結准京畿軍資之田收稅其京畿軍資之田則視功臣別賜守信恤養等田未充之數時方折給然京畿則祭享及供上諸司田稅所納倍於他道國用田常患於不足今後上項等田以待沒官之田而充給其軍資田請依舊收租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據滿浦節制使洪貴海呈啓野人李豆里阿乙古多等來以前降傳旨語之曰滿住自即位以來送諸子來見豆里亦欲入朝宿衛方欲許之中

朝厭忌故不果其後趙三波等入寇時汝每報變予知汝誠懇
豆里欲居皇城平亦許之但作家給糧恐中朝聞之以我招來
以是不敢豈有他故趙三波累來為賊終當不置勦滅後已
今慮汝驚動姑忍耳汝滿住自來改心納款予亦推誠意愛
恤雖罪三波必不并及勿自疑貳癸丑年之事在先朝予未詳
知豈有不分是非而罰之今既許汝改心往事不必更論前日
逃來稱波右自言本係中朝人民其時即送中朝又汝書自言
移居何所疑懼而然耶汝母驚動安業豆里扣頭曰若傳此意
於父則老父感德安土矣○癸未日暈○吉昌府院君權孽卒
計聞 命進素膳停朝市三日禮曹請舉哀 命往哭於其家
孽字正卿贊成躄之子自號所閑堂器宇寬偉磊落不羣沈靜
寡言少篤志力學有大志不規規為舉子業為文不務入時眼
自以為高世之士年踰三十不霑一命人或稱屈不以屑意物
論愈籍籍皆以公輔望之嘗與韓明澮為忘形交以蕭曹管鮑
自許不事家人產業相與言曰男兒不能奮矛躍馬樹功邊圉

間要當讀萬卷書立不朽之名耳初謁感於妾踈嫡妻孽泣諫
謁欲杖之孽遂辭家與明澮通遊名山窮搜奇勝 文宗即位
親策取士孽指陳時事言甚剴切擬以第四 文宗覽之擢置
上第及上之靖難也與明澮首先贊襄與靖難一等功臣 上
即位擢授吏曹叅判封吉昌君加賜佐翼一等功臣號孽嘗有
投閒養病之志 上賜御札曰卿之於予非可以知心合德論
也天實為生役之大任予無愛卿之心卿無愛我之心以 宗
社功業言之則卿有絲毫有私予有絲毫有欲而冒突水火忘
身妻子誓天及地遂定禍亂乎得有今日卿實功業主人予每
以卿之有疾未得如他數面為懷今見卿林泉之趣驚嗟不已
卿何得解天任使尋除右贊成 上嘗御便殿撫世子謂羣臣
曰此吾之寶也孽曰非 殿下之寶乃國家之寶也 上下床
謝曰卿言是立賜鞍馬進拜右議政及晚年以病就第孽營瘞
頗勤嘗治第南山下制度過侈又縱豪奴凌駕士族叅贊李承
孫至被罵辱孽示之罪人以此譏之謚翼平思慮深遠翼克定

禍亂平○倭司正有羅多羅遣人來獻土物○甲申承政院啓
上體平復未久請進肉膳 傳曰予之體氣今已平復聞權
擘之歿何忍食肉且予本不厭素○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
據鍾城鎮節制使裴孟達呈馳啓火刺溫兀狄哈沙乙古多甫
郎哈等言曰我輩聞韃靼軍馬之來乃與加下等築城於海兒
率壯士待變有一韃靼呼於城外曰韃靼皇帝即位欲釋舊讎
遣九萬餘兵屯于巨和我輩答云如欲解怨汝可入城久之韃
靼七人果入城我輩從而殺之其後韃靼陸續來呼曰何為殺
我行人不得不與汝戰矣因是加下等使我輩來告焉沙乙古
多等仍欲上京肅拜臣意此乃自中事無關於我且深處野人
假為火刺溫之狀以欺我國常事也 上以此示領議政申叔
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滄左議政具致寬等議之皆曰沙乙古多
等乃遠處之人且其數不多宜令上送細問其事 上曰可即
命承政院具此意馳書于孝文○乙酉 傳曰自前月二十八
日以前犯罪人內分輕重放赦○義禁府啓成歡道察訪成自

閏視驛舍傾頽專不繕葺又使馬匹瘦弱人口又多流亡近奉
傳旨驛路者國家大脉有司慢之予甚怒焉自閏不體 上旨
慢棄職事請坐以棄毀制書律 上依允尋赦之○京畿觀察
使據長湍郡事呈啓本郡鹽一百石積城鹽一百石自癸未年
積置鹽倉每遇穀賤時從民願和賣第因價高無願糶者又不
可抑賣因此積於無用日就消融請分給諸邑以為救荒之備
今春等糶鹽從時直買穀以儲義倉啓下戶曹戶曹啓長湍積
城之鹽已輸於倉錄會計且鹽為朝夕緊用之物不可謂無貿
易者請從民便和賣輕貨納濟用監米穀以補所在邑軍資其
救荒不足之鹽請以諸浦鹽一百石為之樽節賑救 從之○
丙戌以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
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恒禮曹判書元孝
然叅判任元濬叅議金壽寧左承旨李坡同副承旨許琮等為
讀卷官試文科及第 上親策曰求賢試策專為經綸若論筆
墨之利鈍不如勿焉蓋堯桀一性也而成敗殊漢唐異代也而

治亂同裴矩一人也而忠佞別其故何也君誰不欲治安世何
無有賢材欲治之心不切登庸之路常窄上無存疚之慮下無
挺奮之意君不能施化臣不能奉教為士者存則習於尋常先
身先家先友後國喪則先國先友先家後身然則求賢之志安
在今在朝之士皆嘗登第者也而未有免此病者豈予之暗昧
不照歟豈大臣之姑息度日歟豈士風之日偷無操歟豈賢才
之實無一人歟豈天運之代序然歟豈擁歟豈絞歟豈隱歟其
有術乎逐條以對 幸慕華館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
君璆永膺大君琰昌孫叔舟致寬元亨吏曹判書梁誠之判漢
城府事李石亨仁順府尹韓繼禧都承旨盧思慎左副承旨尹
弼商右副承旨吳佐昌隨駕以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兵曹判書
尹子雲總判宋文琳清城君韓終孫行護軍南軼右承旨申泚等
為武舉參試官 命武舉人等先射侯次騎射取金繼貞等二
十八人 上與宗宰設酌 召野人金沙弄哈等六人饋酒
命叔舟語之曰予於今日適試武舉到此欲見汝等台之及暮

還宮麟趾等以進士鄭徽對策擬第一成晉第三晉策頗有
奇氣 上擢晉第一問曰徽孰與晉麟趾等曰徽於解省皆作
壯元亦難得也 上曰是果才者可於應受官階仍超二級○
丁亥鎮撫所捕盜賊疑似者高達生等以啓 命左副承旨尹
弼商及都鎮撫鞫之○以吾音會住副萬戶章者土為本處萬
戶○戊子兀狄哈金于豆等八人辭還 命厚饋于賓廳特賜
于豆鞍具馬一匹段衣一領油紙席二張其餘賜物有差○諭
咸古道都節制使康純曰兀狄哈等自初輸誠當曲加撫之今
于豆等率其麾下款塞俱欲上京卿何約從大過只送二人乎
二則還者結怨二則萬一二人病死必生疑貳穩城之事是已
不宜單獨上送以致萬一之疑今于豆請麾下前到穩城者並
令上京予為許之今如更來可俱上送于豆亦宜厚慰以送聞
兀狄哈等以前日穩城之事疑我不已令禮曹移書付于豆遂
諭部送其書草同封卿可審悉 上仍命承政院馳書於純曰
卿見于豆當云 主上聞汝隨從人有未得上京者以書諭純

悉令上送其諭元狄哈書曰禮曹判書元孝然敬奉王旨暑
 曰子聞尼麻車之人有到穩城病還而死者遂稱毒死致怨於
 我是甚無謂有罪則顯誅之大國何懼而用詐潛毒况彼之往
 來者多何獨殺一微人彼亦有心豈不知其不然乎予待遠人
 每推赤心於尼麻車尤所憐撫彼亦在諸部最輸誠款今忽如
 此是必姦人造言搆釁耳爾禮曹諭于豆還告諸部使明知子
 意又馳書京畿江原咸吉道察訪等曰于豆下去時盜賊可畏
 爾其躬親護送○日本國關西路肥筑州通守菊池藤原朝臣
 為邦遣人來獻土物○己丑上召承旨等謂水順君溥戶曹
 判書金國光曰爾等作橫看何乃不用意為也辭甚嚴切乃罷
 溥國光職尋復之○庚寅放文武科榜上與中宮御華韓堂
 召王世子及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
 身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崔恒禮曹判書元孝然兵曹判書尹
 子雲禮曹參判任元濬兵曹參判宋文琳清城君韓終孫禮曹
 參議金壽寧知兵曹事李尹仁承旨等設酌命成晉將卷子

來親講策題晉且讀且對上曰大抵儒生鮮不貌索貌索則心亦索今晉不爾也○辛卯戶曹啓平安道茂昌閭延慈城自來軍需不裕以南道諸邑租稅次次輸納以補其缺今三邑既革其南道租稅請依舊納本邑倉以除輸轉之弊又據忠清道觀察使啓本啓當道諸邑雜穀見存之數至少觀察使請散軍資米豆五萬石賑民此則未可從然今年其道失農尤甚請給義倉米穀二萬五千石使之搏節救荒皆從之○壬辰御丕顯閣親閱橫看詳定○傳于吏兵曹曰崔敬止南致信李九經李禮全崔寶男朴晏還給告身尹子濛丘致峒朴叔綦崔漢禎李重連趙嶽僕琛權壽叙用○諭平安道都觀察使金謙光曰今送義州三島及申胡水耕墾事目看詳施行其事目一申胡水勿設木柵漸次耕作毋得一時盡墾一蘭子黔同招募三島則義州牧使咸化島則麟山節制使申胡水則方山萬戶守護一五處田計人口多少量力均給每當春月牧使節制使萬戶抄壯實農人備機械各至定處刻日耕耘毋得如前率老幼

婦女散處一牧使節制使各率軍士親到夜則斂農人入保天明時遠斥候日出後量出軍士分據要害次出農人赴耕日暮還入保嚴兵自守申胡水則萬戶率軍士守護毋令江外經宿一義州則先耕招募亭次黔同島次威化島蘭子島一招募亭則於舊基堅設木柵蘭子島威化島則大江限隔不必設柵黔同島則灘淺處曾令開掘若水深賊不得渡則亦不必設柵並於島中斂農民結陣而宿毋得散處若灘淺則夜聚招募柵入保一農民亦備戎器○癸巳日暈○以中東良住野人所弓大為本處萬戶愁州住金伯勤為本處副萬戶○丙申日暈○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據富寧節制使宋休明呈馳啓體探人李得成等十餘輩與賊九人相遇而戰賊皆中箭遁去悉收賊所遺雜物臣得此體探者實與賊相戰則何彼人皆中箭而我人無一中箭者乎是必體探者要功詐告故移文本鎮更詳回報上以此示申叔舟諭純曰今見卿啓更悉推問可也李得成等如力戰有功亦宜第其高下以啓○王世子放鷹于東郊○御

書曰金潔張富金守敬收告身金麗生罷職李福中高長守李
同杖一百徒三年收贖收告身定擣砧軍其餘玉匠皆杖一百
收告身○丁酉王世子放鷹于東郊○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啓
往者高嶺之戰金于豆殺浪三波之父由是與三波有宿怨近
日于豆到北青三波見之相詰不已今于豆之歸儻與三波相
值則恐又生事請勿使相見 上曰卿言是矣即命領議政
申叔舟為書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都節制使康純曰金
于豆於本月十一日已發程浪三波亦已下去其回若與于豆
相值於路則必以舊讎相鬪是可慮也卿等宜密布置勿令相
見○僧信眉構江原道五臺山上元寺 命承政院馳書慶尚
道觀察使給正鐵一萬五十斤中米五百石又命濟用監給縣
布二百匹正布二百匹內需所給綿布三百匹正布三百匹○
戊戌金自行子進士金仲演上書曰臣父自行坐僧雪敬亂杖
事未得辨明終至誣服臣竊痛之初邑人告有僧死者臣父就
檢之則勞面折舌割額流腦而衣服被體如故即具申報監司

當時豈知某殺某僧乎但有冠布在屍傍邑人皆指以為雪敬
平日所著又言雪敬服血染衣手指有刃傷痕臣父聞之檢其
手指封其衣所以備後考爾初無可訊之事豈應橫加榜掠乎
及與金山郡事尹洪共覈而後雪敬乃言叔父金仲尚殺之臣
父與尹洪亦據其所言取招而已卒不用一杖臣父仕官幾四十
年性拙弱守法奉公慎刑庶平所在遺愛在民今於星州皆稱
治最南方何獨於是無因枉刑設慘酷陷人死乎初若枉刑取
招則於報使不載招辭無理一也若枉刑則不以雪敬而以金
仲尚殺之既以中尚殺之而又疑雪敬請刑問亦無理二也不日
而同推差使負金山郡事尹洪來訊若枉刑則洪不知亦無理
三也正月之事至秋猶畏亂杖而不自明於敬差亦無理四也
若枉刑生蛆今無傷痕亦無理五也雪敬言枉刑生蛆正月望
時生蛆亦甚無理六也若以雪敬之事言之臣亦未敢臆料也
但以事勢言之雪敬衣血一則曰誤觸馬鼻一則腫潰假令觸
馬則不應血痕遍體腫潰則不應又著外面豈有一衣表裏

皆血耶以人情論之朋儕偕行或值病患則猶恐赴告或遲豈
有叔姪同歸一人遇害而三日不告親戚不語里閭至官訊之
乃曰某殺之甚非人情也彼其譎謀詭辨猶足以免此大愆陷
一臣父非所難也然原其情初非欲陷臣父也必如是後得自
免也臣父嘗居官以為惠欲及民必先制吏故待吏頗嚴吏之
障之也久今臣父已罷而雪敬辭連亦皆已放何顧何惜冒箠
楚以明其所憚臣父耶臣父初至京不委之獄吏特命承政
院問其由且許以不罪 聖恩至重曠世所無雖至愚感豈不
知感以披悃幅况臣父粗識事理乎凡人諱所犯者不過畏罪
耳既許以不罪顧何憚而隱哉且豈不自料誣服免罪為可幸
耶又豈不料人心難保終歸不能自明耶然既蒙 聖上曠世
之恩而不以直對欺妄自免此臣父不得不然也今吏等同然
一辭臣父獨身弱質且有宿病焉能冒箠楚以自明夫衆言鑠
金寸心難明皇天后土實所鑑臨臣聞君父一也臣雖愚戇粗
識義理豈敢欺 君上以掩父罪乎文帝漢之中主也緹縈一女

子而一言足以感主至於變法臣中演等結髮讀書雖無所就亦足知忠孝之為可慕今欲自比於緹榮而不可得我 聖上高出漢唐追配唐虞伏望悲憐臣意以雪父冤以廣仁政不勝至願 上書於其末曰自行枉刑之罪雖在赦前隱伏之情難逃大注然特憐其子之意速放出之僧雪敬還俗當差其餘辭連人亦皆放遣時自行將被拷訊繫在獄庭書下見原○傳曰昨世子放鷹而還圓覺寺役夫數人身被叢衣自訴飢饉是必圓覺寺提調急於功役不分窮弱強督之故耳其速問于提調以啓○戶曹據江原道觀察使啓本啓本道雖云失農實非忠清之比不可運他道米穀賑之請給本道軍資陳雜穀一萬石於秋成一半米一半本色收納從之○命放金山郡事尹洪還任○己亥日暈○命世子獵于東郊○忠清道觀察使金震知以書啓曰清州牧使高台弼溫陽郡事李慎孝林川郡事朴輝勤謹詳明吏畏民安可陞清安縣監李哲昏愚懶不治事青陽縣監柳克敬懶慢浮虛不恤民事可黜 命下吏曹○戶

曹啓今仁壽府已革其庫中雜物分于諸司將納軍資監租稅
然軍資監分爲三司官吏亦且分任則無仕仁壽府者請以仁
壽府官吏移差軍資監又以奴婢移給使守庫廩從之○甲辰
圓覺寺役人墜死傳于義禁府曰圓覺寺提調沈安義金漑
黃孝源郎官趙嶠權良鄭自源等設機械不牢以致人死其速
鞫之御華讌堂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永順君溥龜城君浚
巨濟正徹河城尉鄭顯祖上黨府院君韓明澮都承旨盧思慎
左承旨李坡同副承旨許琮入侍義禁府啓圓覺寺提調玉山
君躋銀川君積禮曹判書元孝然請並鞫之上曰提調保放
○乙巳日本國對馬州代官宗盛直子宗彥七郎等十六人來
獻土物○丙午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于賓廳命左副承
旨尹弼商議諸道館驛吏及貧窮失業人區處等事○以公事
遲滯下承傳宦官李孝智安仲敬撤○宗簿寺啓楸川副監崇
德乘醉到妹壻吳繼孫家奪其家女奴衣欲沽酒其家奴止之
崇德怒而歐之繼孫亦止之崇德拳繼孫頰又捽其髮踐踏之

其妻出救亦被歐打請論如法 命收崇德告身○前此 上
慮諸驛定屬吏大率貧窮失業令諸道觀察使磨勘以啓至是
上欲以安業自存者仍留貧寒無聊者還本問於左副承旨尹
弼商弼商對曰若以貧寒而還本後來者亦且貧寒則將如之
何臣意以為驛吏本以鄉吏之有罪者定屬其心鬱抑未伸今
就貧窮人中特許一子放之則久鬱志伸得以安業矣○丁未
義禁府鞠圓覺寺提調郎官等照律以啓傳曰黃孝源金漑沈
安義趙嶠權良鄭自源等罷職仍任銀川君積玉山君躋勿論○
司憲府大司憲金從舜等上疏曰臣等嘗觀真德秀之言曰魯
哀公將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使宗人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
人固無禮也在諸侯而尚爾况於卿大夫士庶人乎然則妾不
可以為嫡卑不可以抗尊嫡妾之分猶天經地緯不可紊也在
昔前朝之季士大夫有妻娶妻任意自恣並畜兩妻名曰京外
妻名分至為無等我 太宗恭定大王盡革前朝之弊而慮其
瀆亂綱常嚴立有妻娶妻之禁其有犯禁不即發覺而身歿者

雖曰成禮以後為妾載在令甲其為萬世扶植綱常之計至深切矣頃者金洞娶閔汝翼女為妻而又娶都以恭女與閔氏並畜則洞也安有二嫡哉後娶都而為妾明矣且金攸金脩洞之從昆弟也許綢權以順洞之妹夫也皆曰閔氏無後娶者女為妾而與閔氏同居然則洞之嫡妾之間一家宗族之所共見朝廷大臣之所共知鄉黨朋友之所共聞雖有婚書考其婚書則有先妻將棄別之辭婚姻禮狀固無此例也士族之家安有見此婚書而與女為婚耶都氏微乎微者也意不在正嫡故不計其婚書之正不正而與女為婚其意妾也章章明矣以此觀之洞之情只欲假婚書誑都女以娶爾初非以都為嫡而娶也本是最微而欲陞為正嫡陽若士族冒結虛銜覈其虛實而督納告身則乃曰一皆無有其為欺罔朝廷莫此為甚以如是之人為人之正嫡難矣臣等灼知斯女之為妾而以斯女論洞之嫡則臣等亦欺 天聰爾安敢誣哉臣等以為人無嫡子則絕其嗣焉以妾為妻在禮法猶之不可况庶子猶得奉祀國

有常典則都也雖不得為嫡於河不絕其嗣於法不亂其分兩固無憾也何必以都為嫡哉河之以都為嫡一家之事固無害矣並畜之禁一廢而輕改 祖宗成憲則獨不有虧於明時之盛典耶國之臣非獨一洞而此源一開其流將至於冠履倒置者不知其幾何矣蓋有司紀法之守義不可不為法而惜也臣等為此懼再蒙改目之 命猶且不忍改之及覆冒瀆率不能解惑者豈為洞哉只愛其禮與法而已臣等敢瀆 天威不勝隕越之至伏惟 殿下垂仁採納以嚴嫡妾之分幸甚○三月戊申朔日暈○王世子詣 英獻陵代行寒食祭○宗親來問安 上御康寧殿引見講經書○圓覺寺進羅漢分身舍利○傳旨禮曹曰度僧之法至為詳密而有司不能奉行故心行善者不得出家詐偽者多逃軍賦該司及觀察使不能檢舉此非軍國之良計也其中緣坐及徒流付處人亦隨例試取啓聞後方給度牒如有不能覺察容情弄私者依制書有違律論○已酉日本國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遣人來獻

土物○庚戌日暈○命左承旨李坡賫宣醞往賜耆老所○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原朝臣宗成職遣人來獻土物○辛亥王世子放鷹于東郊而還有李信行朴乾尹敬德大德謹德等馳馬絕道 上命義禁府鞠之○京畿觀察使沈璿以書啓曰金浦縣令金元孝本無才德徒以巧言依勢既不勤謹又無廉恥橫斂於民民多怨咨請黜之 從之○壬子司憲府啓曰水同丹城守令等未滿箇月而無故改差金浦縣令金元孝考連中當散戶曹啓以屯田畢收後可遞而吏曹至今不改差龍岡縣今姜渾前年罷順安縣令無武才可紀而汲汲先叙請鞠吏曹官吏 傳曰汝等所言則良是而處之公事則似難汝知其情則更啓時不問賢愚薦用私暱故有是名○兵曹啓全羅道羣山浦萬戶魏繼良忠清道唐津浦萬戶金陽德所犯雖在赦前事干貪污請並罷黜 從之○癸丑進賀使崔有臨先送聞見事曰今二月十二日臣到廣寧女真李滿住子耳里自建州衛來謂通事朱英孫曰予於去年十月挈妻子到滿浦願居皇

城平鎮將專不應接又聞整兵入伐懼之即還告於父父錄此
意馳報滿浦轉達 殿下鎮將即啓去正月望時滿浦鎮撫白
我傳 殿下之命曰前日不許汝居非有他意只恐上國耳勿
生他疑聞 命而還臣聞豆里為何事而來荅曰此衛諸將俱
新任欲賀而來臣未信更令通事曹明達私問於豆里伴人荅
曰豆里聞汝國來伐欲奏 皇帝今向京師來止於此 上即
以此意諭咸吉平安道觀察節制使○甲寅兵曹啓慶尚道甘
浦萬戶朴壽山所犯事干貪污請拷訊 命罷職○量田都體
察使成奉祖啓諸驛廩給田初雖以平民田折給然驛吏耕作
已過三四年平民稱世業田紛紛告爭至為不當且贏餘田非
土地盈縮或因田品高下或因新墾旁側結卜之數自有贏餘
况近者驛啓彫殘請以贏餘田還給驛吏以資蘇息 從之○
童清周之母進金一兩及真珠 命給其直○乙卯平安道觀
察使金謙光啓義州牧使禹貢武略雄偉莅事勤儉臨民備邊
才俱有餘可陞方山萬戶黃孝恭才品昏惑不宜守邊可黜

命下吏曹○賜平茂續米五石茂續倭人也其母我國高靈縣人也前朝之季被擄而去乃生茂續慕上威德來居我國故有是賜○賜對馬島主宗成職米豆各一百石絲布五十匹羅三匹代官宗盛直米豆各五十石綿布四十匹○丙辰日暈○孝寧大君補嘗讎校圓覺經至是事訖上御思政殿設宴慰之王世子與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君浚原川卿宐河城尉鄭顯祖巨濟正徹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領中樞院事沈澮判中樞院事沈決左贊成尹士盼右贊成朴元亨右叅贊崔恒工曹判書金守溫吏曹判書梁誠之禮曹判書元孝然吏曹叅判洪應禮曹叅判任元濬兵曹叅判宋文琳等入侍對馬州宗彥七郎洒文多難等亦入侍上賜宗彥七郎大紅羅藍羅各一匹白苧布十匹黑麻布十匹虎皮一張豹皮一張油紙席一張其餘賜物有差宗彥七郎等下庭拜謝又賜酒肉送至其

館命入侍宰宗以次進酒仍命叔舟元亨兵曹判書尹子雲刑曹判書金碩等子弟中加一資以韓繼禧為吏書判書梁誠之知中樞院事姜希孟仁順府尹韓致仁僉知中樞院事吳凝司憲執義繼禧希孟以諱圓覺經功也○丁巳壯勇隊金貴珍等密告京畿楊州抱川永平等處有賊徒即命鎮撫鄭山彙率軍往捕○慶尚道觀察使鄭文炯啓清河縣監崔燾慶山縣令河孝文可黜○戊午進賀使崔有臨奉勅回自大明其勅曰近得建州衛都督同知李古納哈等奏稱欲躬來京朝貢因探知國王收集人馬要分八路入建州槍殺報讎遂不敢來亦聚人馬聽候讎殺及審差來指揮李孟古言辭亦同未知王果有此意否如無此意則已若果有之甚非國王之利彼此讎恨互相報復兵連禍結何時能已朕奉天命為天下主一視同仁無間遠邇間有此舉心甚憫焉已遣勅戒諭古納哈等不許擅動人馬王亦宜解怨釋仇保境安民不可輒逞干戈以貽後悔且王與女真結怨實自誘殺浪亭兒罕父子始在先帝時已嘗

屢降勅令兩處解怨息兵各安境土故後來俱各無虞今建州
三衛如或冥頑無知追思舊恨先犯王之邊境王當自省其故
慎守封疆俾不敢犯則止豈可與兵越境快一時之忿而構怨
不已乎朕特勅付陪臣崔有臨等賫回諭王誠不忍兩處人民
橫被荼毒故也王其欽承之母念 上召領議政申叔舟上黨
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兵曹判書尹子
雲等謂曰今勅書如此何以回奏叔舟等啓曰 皇帝有勅今
宜以欽遵聖旨為答若於後日有動兵之勢則亦何患無辭
傳曰予意正如此其以此意作奏本○兵曹啓兼司僕等考勤
慢陞降除職曾已受 教然褒貶憑考無據間有懶慢者請自
今每都目仕到例當陞職而居中則仍職例當降職而居中則
又降一等使之勸勵 從之○己未義禁府將李信行等請坐
以棄毀制書律 命信行朴乾決杖一百收告身配外方尹敬
德大德謹德只收告身配外方司憲府啓無禮於世子罪極人
臣尹謹德李信行定罪似輕請依律施行 傳曰凡國人所犯

率皆死罪若從律文而誅之則豈能盡誅乎予既酌情科罪罪
又匪輕爾勿更言也○庚申牧場提調啓江原道高城郡靈津
串可設牧場請今秋築之從之○戶曹啓經國大典凡諸鎮
諸浦可捕魚處結箭有柴薪處置益盆其魚益之數移文本曹
第其多少以行賞罰諸邑守令專不奉行唯定平府使金彌壽
稻稷并七百石瓮津縣令李允若稻稷并八百十六石並用魚
鹽貿易以補軍資請依大典賞職其餘守令令攸司鞠之從
之○辛酉獻納趙岷將本院議啓曰國法不娶妻者不得拜臺
官今成晉不娶而拜監察有乖於法請改授他官上曰必娶
妻而後得拜臺官此法立於何時歟娶妻而後方能識事理治
官職乎讀詩書赴科舉將以治官職耶正如爾言則未娶妻者
不得讀書赴舉耶岷對曰此法臣亦未知立於何時然所以不
娶者不得拜臺官者自己及妻之祖父並無痕咎然後得拜也
今晉未娶則未知後日所娶妻之祖父必無痕咎與否也臣等
以此駁議耳上曰汝等逆慮晉妻之痕咎耶晉娶而其妻有

咎則改差未晚今逆料晉妻之有咎不亦勞乎汝其退去與同僚商議以來予亦更思之○戶曹啓永興古山城距本邑六十餘里今皆頽圯山倉四面據險水泉俱足周回一萬八百尺不下五鎮一城雖遭水災雉堞倉庫如故儻有緩急可以藏兵禦敵今以一時水災欲移於古山城隔遠之地而樂山倉金湯之固甚為不可請繕修山倉以為永世之守從之○壬戌司諫院啓臣等所以論成晉者不過日出晉告身時未考妻之四祖難於署經耳上不允○司憲府啓別侍衛郭庸賂兵曹錄事朴義又囑外甥兼知兵曹事尹贊使請於正郎朴叔纂越四階受職按律贊叔纂各杖一百庸義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今若以經赦勿論無以懲戒請論如律上不允命義受賂之物沒官燒庸告身○癸亥司憲府啓朴好善厭與長溪監為婚李浩然又憚於松林令之婚皆暗請南怡若已受怡婚書者欲謀拒之怡亦聽兩家之請追述婚書俱為不當請依律科罪上曰怡等所欲豈其盡然是必憲府過於逆料抑勒取招也仍命承

政院更問以啓○甲子全州判官玄得利性本姦譎其赴文科
國試也與外姪柳陽春約入場屋自分才不逮陽春先以紙數
十幅授陽春作卷子色樣相同得利密換標紙不令陽春知既
榜出得利中而陽春落第試官金壽寧素知陽春才搜落卷得
陽春所作詞甚蕪拙壽寧以語陽春陽春知為得利所賣欲
殺之陽春少養於得利其外祖母止之不得遂訴於都承旨盧
思慎思慎以啓 命下司憲府鞫之陽春至訟庭面詰得利不
少假借竟收得利紅牌○乙丑吏曹啓舊法吏典去官者各其
司磨勘仕日多少錄當次人姓名啓達以擬叙用今者本曹和
會諸司吏典隨品去官而諸司尚循舊例各以其司啓達其為
不可請自今令諸司計本司吏典之仕移文本曹 從之○丁
卯戶曹啓諸邑諸浦鹽陳陳相因日漸消融請依義倉例從民
自願預散於民秋成每塩一石折稍二石收納 從之○戊辰
命召司憲府大司憲金從舜曰設置憲府欲其分別是赫伸國
法也南怡朴好善之獄宗簿雖已受教移關為法司者所

明辯是非也而符同宗薄抑勒取招為設法司之意安在爾等
皆當左遷姑置勿論法官而不行法官之事則當革其官仍
命怡等勿論○己巳 命復沈安義金旣黃孝源鄭自源權良
李三老趙增聯○咸亨道都節制使康純啓道內前判官李之
植崔有恒及鏡城判官鄭夏生等謀避赴防遂巡前任所經歷
四月至為不可凡養育武士本為邊境之植等不顧國家本意
多般托故專事窺免自此人皆繼踵其弊可慮請將之植等充
本道軍待其立功方許復用以懲後來 從之○庚午進鷹使
趙宗智賫欽賜八表裏回自大明○兵曹啓忠清道處置使成
貴達擅令都鎮撫鄭得蕙領船軍三百九十餘名獵於泰安郡
安眠牧場甚為不當請遣人拿來推鞠 從之○辛未改義州
招募亭名為烏幕亭亭在中國境 上慮恐中國聞之而起嫌
也○庚申 上與中宮御序賢亭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承膺
太君琰水順君溥龜城君浚巨濟正徹河城尉鄭顯祖領議政
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蓬原府院君鄭昌孫上

黨府院君韓明澮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吏
曹判書韓繼禧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工曹判書
金守溫仁順府尹姜希孟行護軍李夏成承旨等入侍 上召
七學及兼藝文文臣成均儒生武士等講書武才錄奉石柱亦
入馬上召石柱進前謂曰汝之爵位皆予賜也汝何不聽吾言
而貪污猶爾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面裹牛皮凡樂重蓋因戲而
警之石柱殊無愧色○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啓曰野人柳尚
冬合來言尚家下住於郎可及阿赤郎貴住麻尚可等十人發
兵向防垣高嶺欲殺擄人畜以故即分遣軍士于江灘及要路
設伏兵應變賊遇正兵義山射之義山奔告鍾城節制使裴孟
達通于諸鎮夾而攻之捕騎賊三人步賊一人而斬之悉取弓
箭鞍馬臣遣都事張末孫更審擒賊形勢○癸酉平安道都節
制使楊汀觀察使金謙光等據滿浦鎮節制使洪貴海呈啓今
三月初十日野人李古納哈雇工稱朴右者自虜中逃來言曰我
本遼東人為李滿住管下李雄時老所擄轉賣於李古納哈至今

供役然小有過失侵責無已故不得已逃來以本鎮野人來往之地留置為難即送江界府 回諭曰稱朴右移於寧邊語之曰汝則當招去王京解送本土但啓達後無上命姑留待之仍厚饋存撫待命上送若古納哈更來語之曰稱朴右送京後無可否未知朝廷處置○推刷色令史洪暎義火推刷文書庫事覽 命義禁府鞠之○前行上護軍金新民上言曰臣本斗筲末器擣櫟散村學未知方不達時宜過蒙 上恩官至二品榮幸已極固知報効且以潛邸之時乃許甘盤之舊既示褒嘉又隆寵賚感銘之至有死不忘所期竭誠補衮裨萬分一然今臣老矣無復有望尚有卑忱介于心懷故敢裒管見仰干 宸聰伏惟 上鑑 一曰定名分孔子繫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誠以上下名分不可不謹也昔賈太傅太息於庶人帝服倡優后飾之日悼夫不謹其漸而奢僭之無節也臣復思之名不可亂亂則濫分不可踰踰則僭今也市井無賴之徒游俠不良之輩不事農業坐肆謀生專以乘時射利財累

巨萬布帛柱華屋米粟積高廩豪侈相尚日肆荒淫乘肥衣輕
手馳於路蔑朝臣若等夷視平民如犬羊庶陞之失級而等威
之無別章服物采混不能辨朱黃色有似挽子帶也則僭擬而
敢帶紫色褻衣兩班子弟所服也則歆羨而顯服以至入網之
笠夾金之靴無所不著奢僭之極何所憚而不敢自今嚴立禁
制庶人毋得犯此禁敢有犯者憲司痛繩以法以定名分以正
風俗二曰厚農桑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豳風一篇農桑最重民
事之急莫甚於此今籍田蠶室之設誠為古昔聖王之遺意然
躬耒手繅之禮勢難行而代行之法在所當設也臣伏望 殿
下每當孟春命農官代推 中宮命宮人代繅躬行勤儉為一
國先使民人曉然知敦本之美觀感興起盡力於耕蠶則風俗
以厚民生自裕矣新立令典倡率敦勸三曰重邊將夫邊將之
任關國體勢統衆號令固難其人也必威德兼備寬猛得中望
乎於人者乃可當之我朝崔潤德何敬復皆其名將嘗鎮東北
一面野人畏威懷惠幾至十年之久而不敢犯邊者非他故也來

則不非去則不追 羈縻之而已 祇有德望素孚於人而處置得
宜者能之乎 漢之衛霍 唐之李郭 皆由此其選也 素有宿德重
望 坐制方命 匈奴畏服 蕃鎮寧謐 者又皆德以服人 威以制敵
之致也 其任重則其選難 古有言其任之重者 有曰 長城則可
以知其任之重 而人之賢也 古者人君命將 推轂而遣之 曰 閫
外之事 將軍制之 此委任之專也 又以喪禮處之 命下之日 士
皆涕泣 以示無望 其生還於國而死於王事也 是宜尊其位 信
之篤 使之久 於其職 而公耳 忘私 以身許國者矣 是則國家已
行之矣 而疑若 爾未盡之也 敵虜情偽 防禦緊慢 城郭虛實 山
川險易 不可不素明 而預講 誠待如將 為大將 有將望者 四五
人 分據要害 巨鎮 責成於數十年之久 上項等事 使之耳濡目
染 口應手酢 行軍之策 制敵之謀 常留於心 當如虜在吾目中
矣 則其於寄一面 統萬衆 乎 何有以如是之人 而次補大將之
缺 則其指授 成筭 掃清 醜虜 屹作 長城 保固 疆圉 斷可必也 議
者必謂 大將 關係 至重 固宜 久任 至於 編裨 亦久 其任 乎 徒為

不顧其家而虛守邊城甚非知大體有用之策也臣妄意人臣
盡忠於君則於國較必多於家較必小雖有褊裨什百以守邊
城苟有利於國亦何顧於家四曰優武班文以致治武以禦亂
如車兩輪不可偏其一也今文班朝士則秩雖下士猶率官從
議章有別晝仕夜直足任使令身又閑暇自能供職武班自上
大護軍一無騶從常隨其後徒擁名器勞苦倍蓰宿衛巡綽了
無虛日家僮一二僅備馬卒至有女僕戴鋪蓋而到闕門非唯
朝彩埋沒抑亦庶陛無級况又有冠屨倒置之嫌乎古有東八
准將軍之諺此文臣欺武士之慢語因循至此弊猶在也况我
國家東備海寇北防山戎粹聞邊警聲息則裹甲齎糧捐生赴
敵者未必非此輩也入則長行苦務出則濱死戰陣而又落魄
喪志如此其於鼓舞士氣激昂士心為如何臣之妄意以為別
設騶從似為勢難防牌別軍酌定驅從以峻庶陛以勸事功五
曰弭盜賊夫盜賊之源起於貧窮飢寒切身不暇顧慮有惜軀
命而敢為攘竊者於情有可矜於法無所赦非有所迫而為姦

為究者亦情法所可罪而人所大憖者也若強盜則罪尤甚於竊盜何也初有意於殺害人命明火操刃殺人無所不為死有餘罪故初犯即刑竊盜則初無殺害之心而止竊財貨故三犯乃刑此好生欽恤之聖息也人心不古巧詐相冒雖以聖息涵育並生為攘竊為姦究者無有窮已臣妄意備盜之慮有所未盡也制姦之法有所未悉也刺字惟當於面上顯明之處不當於肩膊幽隱之所刺於顯處則愧心或發而常以不齒於人為恨刺於幽隱則愧心不發而反以不異於人為幸賊亦人耳各具秉彝人性之天非植物如木石之墮然動類如禽獸之蠢然必其有羞惡之心有時而發但其發甚微而悔悟之念不萌故猶夫賊耳莫論三犯賊滿則死弭之方也賊滿則雖初犯緣賊滿而死三犯則雖未賊滿緣三犯而刑或以三犯或以賊滿如權衡之稱物而不害於低昂也若刺字須要深刻不深則必有消去之虞面上當以竊某物幾貫五字中書為刻又於所常著衣背脊上大書某物竊盜四字以為標識常示於人望

於前者先知其為賊望於後者亦如之官為踏印勒着勿使轄
腕既決杖則輒以徙居極邊此屏諸四裔不與同中國之遺法
也幸而使賊知恥悔罪而立功自效則使去賊衣計以自新而
得同平準此亦不費之賞也議者必謂若聚賊黨於一隅必生
亂心而終不可制矣臣妄意假如賊黨生亂難制極邊諸鎮分
配賊有樂祿千百為羣尾大難掉之比也一主將處以軍法則
可制矣是何不思之甚也臣策雖善迺闊實有所益行之不數
年而盜賊可自弭矣暫行試驗六曰立外史載筆之任重矣掌
記時事垂戒後世使人人勉於為善而不敢為非者以此古有
野史以記外事蓋欲使內外為一而傳信於將來也今置春秋
館以史翰八人掌記事之任政治得失風俗美惡與夫凡干時
事無不備載以傳於後茲得古者立史之本意然詳於內而略
於外者內史職拘於內而外方之事有不聞焉故內不得不詳
而外不得不略也臣嘗久帶春秋忝側修撰已悉外方傳報可
謂勸戒之事矣不過曰某家女一產二兒某村牛一產二犢其他

可法可戒一未聞焉此豈非人無主守任非其任之故耶宜倣
野史之法以新進權知年少氣銳直情不阿門地無咎者本館
依式取才望報吏曹充差八道各掌道內之事內事缺則外貫
次補凡觀察使守令大小別常不法之事隨所見聞直呈禮曹
移春秋館以備考閱甚為便益且察外別常裝輕行速身單費
少但一騎載馬耳非他大小別常驛路騷擾供億煩費之比也
單騎輕裝周行道內則向所云監司守令大小別常不惟有所
畏而不敢為非亦能有所慕而自知為善不必分巡御史而盡
摘姦惡不必昧行朝官而盡糾貪墨史筆足以勸懲矣乞立外
史激礪士心七日限決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蓋言聽訟之非難而無訟之為貴也惟我國家獨有奴婢不
得無訟欲辨訟端亦不得無主司以處之故設為都官以決訟
欲其分別是非抑豪強伸冤枉也今為官吏率多畏強凌弱值
人發狀則先辨元隻強弱以謂某為骨強難噬威可畏勢可依
倘有見忤後患立至某為弱肉可食前不顧後不慮雖有稱冤

後無可推經營於心既如此區畫於事又如此元隻雖立對訟漫不加意決無際日淹延待遠此則是非判然愛憎無撓之訟也他如不避許決之訟則冒濫之弊口不勝言或以干請或以勢力豪強之輩無名可得而指為同宗使孫寡弱之人有派可傳而妄咎違法過限以至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曲直隨勢勝負在手何有於設官何計於委任言之可為痛心也自今定為限制至司常每月朔望具各日狀者元隻姓名以啓如有稽限不決者委攸司推覈科罪且決訟不公者亦許發告下攸司從正更改誤決官吏依律論罪以伸冤抑以戒後來○遣工曹察判李塌如大明回奏 勅諭謝賜表裏其奏本曰 勅諭該近得建州衛都督同知李古納哈等奏稱欲躬來京朝貢因探知王國收集人馬聽候讎殺及審差來指揮李猛古言驛亦同未知王果有此意否如無此意則已矣果若有之甚非國王之利彼此讎恨互相報復兵連禍結何時能已朕奉天命為天下主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聞有此舉心甚憫焉已遣勅戒諭古納哈等

不許擅動人馬王亦宜解怨釋仇保境安民不可輒逞干戈以
貽後悔且王與女直結怨實自誘殺浪甫兒罕父子始在先帝
時已嘗屢降勅令兩處解怨息兵各安境土故後來俱各無虞今
建州三衛如或真頑無知追思舊恨先犯王之邊境王當自省
其故慎守封疆俾不敢犯則止豈可興兵越境快一時之憤而
構怨不已乎朕特勅付陪臣崔有臨等齎回諭王誠不忍兩處
人民橫被荼毒故也王其欽承之母忽欽此今蒙聖訓切至當
職不勝感激謹當欽依明降為此謹具奏聞謝恩表曰聖心仁
愛懷綏有加帝賚便蕃何戴無力撫躬增愧舉國騰懽伏念臣
猥以庸資邈居荒服祗動侯度功未効於毫毛持荷宸私恩實
深於筐篚寵榮至此前昔所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洽生成
慈踰怙恃遂令駑品獲被龍光臣謹當不二不三益虔蕃宣之職
時萬時億恒伸頌禱之誠方物表曰天眷悉深特蒙殊渥土宜
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二十五匹白細苧布二十五匹
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

十張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歎異諒由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 慈懿皇太后進獻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一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 皇太后中宮禮物同 ○遣通事咸仲良管押被虜逃來漢人仇的解赴遼東 ○甲戌王世子放鷹于西郊而還執烏杖者過人有傷世子以啓上命兵曹推問仍 傳曰書筵官從世子出入凡事無大小皆當來啓而傷人之事世子言而書筵官一無言之者亦並問之 ○命刑曹定圓覺寺修掃奴三十口有物故者隨即充定 ○乙亥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據鍾城節制使裴孟達呈馳啓今三月十三日愁州兀良哈馬巨車來言吾治安住毛多右因事到滿州聞之李滿住充尚等欲入寇朝鮮通于阿乙豆令抄送壯勇人五百阿乙豆答曰吾輩已歸順朝鮮矣遂不從 上以此諭平安道節制使觀察使純又據會寧節制使魚有沼呈啓野人伊克巨來言多郎介等六人去正月間因獵到虛水刺遇體探人射之而去有沼答曰汝於前年夏射我體探者當其時欲

討而止今復犯邊當舉兵入攻殄滅無遺伊克巨扣頭謝曰
自庚辰年焚蕩以後各自安業居生深以射體探者為責自
今願勿復爾○戶曹啓經國大典畜產孳息之數倍元額而
止倍後孳息之猪官中畜養為難各其境內有自願畜養
者聽分給民戶請以口數多寡為守令褒貶從之○丙子
造紙所官吏將事大文書紙不謹擣鍊命司憲府鞫之

○夏四月丁丑朔

御勤政殿受朝賀入

御思政殿王世

子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瑒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
君浚永川卿定鎮南君終生河城尉鄭顯祖蓬原府院君
鄭昌孫上與黨府院君韓明滄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吏曹判
書韓繼禧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仁順府尹姜
希孟等八侍上與諸將相議備邊方略邊將除授事宜仍設
酌令宗宰進酒講成均生負金楣等八人經書○傳旨義禁府
曰鄭棕子女勿令緣坐○戶曹啓經國大典載販鹽買穀之
法於益益遙隔水邊諸邑並置益倉每年春秋量除稅鹽漕

轉換穀以補軍資然江原道原州與原倉與益盆所在嶺東水路不通忠清道忠州慶原倉則海與陸水漕船各異漕運為難請自今京畿貢鹽司宰奉常所納外皆納軍資錄會計每年水上漕轉船回去時船給三十石就授水夫除船價漕致與原慶原等倉今所在守令掌其出納從時直換米布從之○戊寅慈州元良哈甲樞柳尚冬哈等四人來獻土物

○日本國關西路豐州大守大友八郎源朝臣師能遣人來獻土物○雞林君李興商卒興商字子衍慶州人也初蔭補行首累轉至判繕工監事 上之靖難也興商以義禁府鎮撫有勞與請難三等功臣歷拜中樞院副使雞林君以疾卒謚襄僖因事有功襄小心畏忌僖○庚辰以有瑞氣舍利分身之異百官陳賀 下教赦殺人及盜外罪○以盧思慎為戶曹判書尹子雲兵曹判書康純金溉知中樞院事尹士昕鄭軾

金國光同知中樞院事金謙光戶曹參判尹欽采慶寬中樞院副使宋益孫礪山君沈安義青城尉李坡承政院都承旨

金壽寧左承旨朴楫右副承旨李水垠同副承旨安哲孫行僉
知中樞院事趙瑾禮曹叅議盧好慎行司憲持平吳伯昌平安
道都觀察使許琮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初 上御康寧殿
召臨羸大君瑆永膺大君琰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及承旨等議
用人以兩界多事 命伯昌琮出鎮思慎醉言於 上曰後來
承旨皆已遷去而臣獨未轉請授臣他職明澮與瑆琰啓曰思
慎自請除職甚為不可請罰以酒 上曰可思慎即引滿而飲
上命取尹子雲金帶帶之即除判書其除承旨也 上求承旨
一人未待據官案閱四品以上諸臣每舉一人 上輒問曰其
人儒耶俟舌出納當用讀書人非儒莫可既而曰無以易水垠
者遂除之 上謂壽寧曰爾昔干軍法今予赦爾重授是職爾
能肅清承政院乎壽寧曰臣願盡心 上笑曰壽寧健者也○
吏曹據宗簿寺呈啓春山副令貴孫帶率倡妓陽臺雲潛歸全
羅道礪山蓬山副令淳曾於父喪勒取祭物擅入其家並收告
身今已還受請皆叙用 從之○辛巳傳于吏兵曹司憲府司

諫院曰自今臺諫官吏因事呈辭限內還來者勿令改下啟聞
仍仕○日本國西海道筑前州太宰府都督司馬小卿藤源朝
臣教賴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滿等各遣人來獻土物
○壬午日暈○傳旨戶曹曰姦濫之徒偽造承政院帖子戶曹關
子欺詐諸司者間或有之自今諸司如遇此輩並與關帖押授
衙前告于所出處○賜圓覺寺田三百結○癸未日暈○圓覺
寺成設慶讚會卦會僧一百二十八披覽 御定口訣翻譯圓
覺修多羅了義經飯外護僧二萬是日 幸圓覺寺○戶曹啓
前此咸吉道洪原北青利城端川吉州平安道寧邊等邑各置
衙祿田守令 挈家往赴自庚辰以後因事變給衙祿於京中
而諸邑衙祿田則仍舊不減今兩界事變寢息請令諸邑守令
依前挈家往赴 從之○甲申以有瑞雲雨花甘露之異百官
陳賀 下教赦強盜外罪○丙戌日暈○丁亥赴會僧 賜物
有差是日 上還宮者老儒生女妓等獻歌謠 駕至景福宮
百官又以舍利諸瑞之異陳賀 下教赦強盜中殺人者外罪

受債未償者限五年以上勿徵凡在官者各加一資 戊子領

議政申叔舟以為子娶婦事往全羅道全州 命給驛○江城

君奉石柱告金處義崔閏等謀亂遣義禁府郎官捕處義處禮

處智及閏○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據滿浦節制使洪貴海呈

啓李豆里來問三歧等處斫木下營等事節制使荅云曩聞其

處多有樟廉渡江田獵耳豆里不以為然曰是必攻討中止也

節制使又曰趙三波甫下土犯我邊境至今不討者近汝父若

兄向國輸誠報告賊變故朝廷慮汝等驚動不得問罪倘若趙

三波等久不歸順則其終攻討與否未可知也此蓋曾於冬節

憑獵觀兵於江外豆里見而疑之○己丑日暈○以有須陀味

之異於松葉上得之色白而味甘如沙百官陳賀 上御思政

殿臨瀛大君璆永順君溥龜城君浚巨濟正徹河城尉鄭顯祖

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領中樞院

事沈澮左贊成朴元亨兵曹判書尹子雲判漢城府事李石亨

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參判洪應等入侍設酌宗宰以次進酒

日暮乃罷○以尹子雲為議政府右叅贊金磧兵曹判書姜希
孟吏曹叅判洪應刑曹判書成任仁順府尹李季專刑曹叅判
尹贊工曹叅判○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據滿浦節制使洪貴
海呈馳啓本國女名若今者來自野人地面言曰我本隨川南
面草項里人父母俱亡辛巳二月嫁義州官奴隨居本月四日
挑菜鳥沒亭為元良哈者音波所搶為婢使喚五年今三月十
三日乘夜逃來請若今留置江界招投本叅贊從之○庚寅日暈○命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左叅贊朴元亨左副承旨
尹弼商等問奉石柱所告金處義崔閏等謀亂事逐一書啓以
石柱寶與謀亂而不首遂繫項逮獄御思政殿忠勳府進豐
呈世子進酒侍宴官以次進酒元良哈柳尚冬哈等七人倭人
延洒毛等二人入侍賜御卓○命承政院馳書于平安道觀
察使曰寧邊留置被擄漢人稱朴右適驛上送○辛卯執崔閏
于木川金處義處禮于洪川以來上御丕顯閣親問閏處
義令石柱面質命還囚令提調與臺諫雜治以啓傳旨義

禁府曰金處義崔閏奉石柱等謀亂時或同謀或與聞或傳聞者皆先自首許免其罪若因推問而現法不可赦多殺非予本意肆開自新之路張榜知會○癸巳 傳旨義禁府曰金處義崔閏金處禮處貞之子皆因其未成丁者保授之○傳旨司憲府曰別侍衛朴處良金淄朴義生等言漢城少尹李聆女於圓覺寺觀光時奸內禁衛李敬孫敬孫亦自言通聆女其推鞠以啓駕幸圓覺寺也文武百官三軍之士皆宿衛都中士女奔走觀瞻寺前長廊皆為觀者所占諸女奴盛服自衛有一士族家據解脫門西上長行廊第七間百官軍士叢聚之地也有一女年十五六美艷或露面或垂手戶外如是者凡三晝夜人有見者疑其為妾媵皆目逆焉或有戲之者問其女奴即李聆之女嫁于朴家者也會畢都下喧傳內禁衛李敬孫留宿廊下奸士人之妻即指是女也盧思慎乃是女族也惡聞醜聲乃啓曰圓覺寺觀光時聆女與故議政李思哲之母三日同處實無可疑朴處良等誣言敬孫通聆女敬孫亦自言與聆女奸污辱衣冠請

鞠之故有是 命思慎請於承政院以虛辭造言載之 傳旨
政院議曰 傳旨王言也豈可偏以虛辭造言下諸法司乎憲府
鞠之義生等言雖不一請杖訊之 傳曰義生雖言敬孫與此
女奸在律指奸者勿論雖伏造言之罪亦在赦前不可追論憲
府復以事關綱常固請鞠之政院復諭以 上意沮之○乙未
上召左承旨金壽寧草誅奉石枉等教書仍謂壽寧曰吾今
日殺三功臣於心安乎壽寧對曰彼非功臣乃賊臣也以 上
不遺微勞得與勲列當思報効乃悖逆如此必誅之賊也 上
曰爾欲安慰我耶壽寧曰王法應爾臣何容心 上曰慶禮不
與兄謀當免壽寧曰慶禮拜職不謝已為不敬况才智遠過其
兄與之較獵低徊不朝其情可誅 上曰爾言雖然予必原之
遂下教曰戴天履地無上無法往古來今不忠不赦所以無將
之誅謹於春秋不道之刑明於漢法者也奉石柱兇賊險狠頑
頓無恥饕餮招克惡聲流聞累見擯黜怏怏懷憤久蓄怨上之
志金處義崔閏又數被予詬責心銜已久三人締交怨接遇不

比於諸劬朝廷無齒者肆憤逞毒並作妖孽潛謀不軌自癸未
至今三年於茲惡盈禍稔殄滅自天石柱計窮勢迫揣知事覺
告以處義崔閏反狀而其自為謀悉隱不首詭辭瘦語反覆狙
詐予惟三賊者皆嘗有犬馬之勞與同帶礪者也棄員我恩紀
圖危宗社不道之極所不忍言宜加肆市之誅以暴滔天之
惡故將石柱處義閏凌遲處死凶渠已殄賫從何治其或有嘗
與此賊或共漁獵或同射飲者亦皆賫從之類一無相干各自
安心體予至懷於戲天人默相醜類必殲宗社萬世無疆惟
休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時處禮械出都門外當斬上急遣宣
傳官慶禎馳往止之慶禮臨刑乃免慶禮與處義素不相好不
與其謀故赦之遂傳于義禁府以慶禮屬濟州官奴閏兄宦
者濕石柱子盲人繼同勿並緣坐慶義石柱閏皆武人與於靖
亂俱封功臣慶禮出身文科頗曉書史好作詩且善射石柱目
不知書性貪墨詭譎恃功恣橫專務營財不知廉耻剝刻僮使
攘奪財物取之無忌方春散針於鄉人曰受針一介者償雞一

首及秋親行督償捶扑無所不至用雞換穀歲得千石又備酒饌饋東西活人院作作人得死人衣服修完綻裂以買穀積城縣嘗得漂流材木數十條石柱潛遣人釘其木端俄告曰此皆我村也詰之則曰我材皆釘其端驗之果然遂與之又嘗為全羅處置使月受船卒綿紬人一匹分遣船卒于海中種木綿皆輸其家凡謀利濫得類此以是富甲一國性又吝嗇一物不以假人飲食不過一器妻子亦數米而給將臨刑猶與人計較家財恐為他人所用三人皆梟首于市行路亂擊石柱頭○宣傳官慶禎拿強盜僧一山惠文學了以來 命囚義禁府鞫之○尼麻車兀狄哈萬戶八里等五人來獻土物○以金慶義弟慶貞屬巨濟官奴慶智屬南海官奴壻李祐甫姪金文孫孽叔金夢松並遠方安置崔閏兄演屬固城官奴孽弟濟用監奴水連屬河東官奴姪孝同安置康津廣州人崔守山閏伴儻也與諸負李春生捕閏兄演以告即 命守山春生各超二資給米各五石綿布各十匹其餘隨從軍士各給綿布二匹別到二百○戶曹據

平安道觀察使關啓麟山方山等處留防軍士高山里上土楸
坡三處萬戶及彼人供饋造醬黃豆請以義州四十石江界三
十石歲給祿會計 從之○丙申臺諫啓曰金處禮雖不與聞
乎故與處義久同漁獵且除職累月猶不謝息無上之心已著
不可不罪且奉石柱妻妾處禮子承恪妻崔閔兄濕亦不緣坐
臣等以為叛逆大罪必罪無赦若是則大法一毀逆賊無懲請
從律科斷 傳曰若等之言是矣予亦熟計處之更勿復言○
丘致峒拿崔閔子及應緣坐者七人而來其餘男婦並於所居
官保授○丁酉日暈○以李墅同知中樞院事趙邦霖忠清道
水軍處置使薛丁新全羅道水軍處置使○全羅道觀察使金
吉通啓咸平縣監成繼曾不謹奉法騷擾民間木浦萬戶吳克
仁新娶妾留任所並可黜 命下吏曹○戊戌 傳于吏曹曰
成歡道察訪成自閔收告身不叙○罷忠清道處置使成貴達
都鎮撫鄭得蕙職○傳于吏兵曹曰今百官加資時老人加資
堂上官代加○己亥日暈○元良哈同知中樞院事柳尚冬哈等七

人辭特 賜尚冬谷彩段衣一襲 命依科給祿○傳于義禁
府曰亂臣金處義崔閏妻妾女婦並永屬官婢○御製頌孔子
五章曰大聖百世師乾坤以為體炳若垂日月集成敦仁禮刑
詩人欲室贊易能事畢尼父功與德如之何罄述百子分枝派
程朱為得宗可惜門庭訓誰知互西東微服逃陳蔡貢諂脫虎
口恂焉何至斯狂耶何疾走麒麟之走獸鳳凰之飛鳥一筆擅
南面億代制紛擾○庚子絞奉石柱子繼孫○壬寅日暈○罷奉
常判官具達忠職以誤劾金海囚倭僧上一也○傳于承政院
曰初永順君溥以李孝智為可任薦之於予故使之承傳凡孝
智所啓之言多不合予所傳之旨是必傳于政院者非予所傳
明矣爾政院見溥以舉非其人衆責之自今予不復用此人遂
以李得守代之 上待宦官甚嚴少有過必加罪責故宦寺不
得自肆孝智稍縱漸至干請其籍在江西平安都事崔塤之赴
任也孝智欲餞行以公事填委未暇出外於其拜辭日使別監
傳語曰平安都事毋出待命塤以為 上將引見也及晚孝智

自內出曰都事被誑矣我欲錢而留之在座者相顧失色○議政府請削亂臣金處義父孝誠功臣籍 不允○癸卯宦官韓有信有罪罷充本貫軍○甲辰以具州住尼麻車兀狄哈護軍麻里為本處萬戶○乙巳領議政申叔舟回自全羅道復 命傳曰予方沐浴未得引見近日卿之在外時國家大事問諸都承旨李坡○丙午 上謂都承旨李坡左承旨金壽寧等曰古者王公設險守國高城重門以待暴客予欲於要害之處通置城堡但念時屈事巨似難卒辦欲先築棘城何如且曰爾曾往來平安見所謂棘城乎坡對曰棘城阻山瀕海天作之險且城基僅四五里業已累石材力過半不可不築壽寧曰若築棘城則洞仙新驛北嶺亦所當築 上謂金國光曰此語然乎國光謝不知 上謂壽寧曰何以知之壽寧曰臣嘗為平安黃海道從事官頻由是路自劔水站抵黃州棘城是大道洞仙北嶺是捷路若只築棘城是猶衣而不紐資寇以捷路恐未可也 上曰築城重事委爾等主之其各盡心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六

五月丁未朔唐人稱波右來自江界 命問野人動靜山川道

路遠近迺直稱波右荅曰滿住所居距滿浦百餘里 百餘家出軍五百餘

名自滿住所居東距四十餘里地名卯禿 趙三波所居在滿住 百餘家出軍百餘名蔚牛及作頭居生

家西北十五里過二小峴越小川無大山藪 二十餘家出軍四十餘名 童倉

家在趙三波家西北三日程 日行五十里百餘家出軍六百餘名 甫下土家在李

滿住家南五十里吾乙面川 百餘家出軍六百餘名 李權亦與甫下土同

里居自前年來見滿浦軍士多集船艘亦多疑其入攻皆居山

幕在李滿住家西北三四里餘稱波右自言道路險夷我皆悉

知願鄉道入攻○承政院奉旨馳書宥旨別監金升卿曰今送

強盜僧惠文二山及辭連人詳察事目速鞫以啓○戊申日本

國肥前州田平寓鎮源朝臣彈正小弼弘對馬州守護代官平

朝臣宗右馬助盛直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已酉杖宦官宋重

水屬司贍寺奴○司諫院啓金孝誠亂臣屢義之父請以緣坐

削功臣籍 不允○辛亥司憲府啓圓覺寺觀光時李聆女子

與李敬孫相奸事言之者聽之者皆不以實對請拷訊 上曰
在律指奸者勿論何用拷訊○傳旨禮曹曰昭格殿祀天節目
磨勘詳定○戶曹啓司僕寺箭串農田所出黍禾中國用且不
可雜置米穀請從時估買布以補軍需又啓圓覺寺鑄鍾餘鐵
一百九十斤八兩爐冶掃合滓鐵五百二十五釐皆雜塵土不
可於會計錄其虛數請令工曹郎官親監煽鍊錄會計皆 從之
○日本國一岐州上松浦益津留觀音寺看主宗殊對馬州仁
位郡宗信濃守盛家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壬子以圓覺寺有
舍利瑞氣雨花等諸瑞百官陳賀 下教赦強盜外罪犯罪付
處安置徒流定屬者量罪輕重放遣收告身削資者量罪輕重
還給軍士犯罪充軍者磨勘還差田稅及漕轉逋欠磨勘免徵
老人貧窮者八十以上依例除檢職公債貧窮未納者磨勘益
減 幸慕華館遂設酌令入侍諸將衛士閑良能射者騎步射
槍以觀之中多者賞布 上令倭僧融勘進酒曰汝乃僧也不
宜行酒然合歡當用酒故特命進酒融勘喜謝又令野人八里

進酒 上曰汝等寇邊多至死亡予甚愍焉更勿如是向風歸
順不亦相安乎八里啓曰古耶乙兀狄哈屢欲入朝為邊將所
阻請許上來 上曰是矣當令上送 上又謂功臣宰樞曰卿
等子孫欲令輪直世子官宰樞皆扣頭謝○癸丑以咸禹治為
刑曹參判李李專開城府留守李克基司憲掌令金嶠忠清道
水軍處置使崔有臨全羅道水軍處置使柳興茂慶尚道水軍
處置使禹貢義州牧使禹治勤簡嚴肅人不敢干以私阡至有
聲績○傳于忠勳府兵曹曰功臣子孫日三人入直翊衛司○
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康純馳啓曰會寧判官金彥庚慶興府
使宋仲文勤謹公廉有智並皆可陞 命下吏曹○乙卯 傳
于禮曹曰永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勿巨尹徹承傳宦官李孝
智等擅招諸司官吏問公事自今諸司官吏承傳院牌台外勿
令進來如非牌台而來者即拿送典獄告于承政院遂 傳于
承政院曰溥顯祖徹孝智及金孝江等無承傳而擅召司謁司
鑰別監任意使喚自今聽從供使者進退謁見者常與語言者

並論以違制律。禮曹啓今照黃海道鳳山郡事呈該境內軍戶大半物故官奴婢半月之內患咳病物故者三十人且腰下不遂發病顛狂者甚衆請依舊例遣朝官設水陸齋於棘城古戰場。從之。○丙辰傳旨義禁府曰沈藏庫官吏所供菜蔬至為粗惡且不躬親供進司饗房官吏宦官等亦不檢舉俱為不當推鞫以啓初世子宮前種芥甚美以進。上謂左右曰孰與沈藏庫所進即命取之甚硬惡。上曰設官分職何至是耶左右曰比來庫官遣胥吏不自監進殊失事體。上名尹子雲及承旨等於內謂曰菜果小物耳然由細知大由微知顯聖人謹之沈藏庫官吏失於養菜固為微罪至於君上所御不親監進是與呼爾蹴爾何異其無上之心已兆矣其速鞫以啓又召司饗提調青城尉沈安義永嘉君權擎沈藏庫提調李墅等令承政院責問之竟杖沈藏庫別坐吳榮權善七十金從直一百罷沈藏庫別坐金懷寶司饗別坐李仲連趙嶽等職宦官金訥充本邑軍。○先是中樞院副使朴居謙欲以弟處謙第二子

宗亨立後上言事下禮曹禮曹啓宗亨父母俱歿與立後父未能同命不可出後是夜 命永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問于當直承旨曰處謙夫妻雖歿居謙無後義重繼絕且禮文曰出後立後之家其父雖歿若其母在自願則許告於國而立之今居謙夫妻俱在以宗亨為後情法何害時都承旨李坡左承旨金壽寧當直據禮曹所啓曰禮云須兩家父皆在同命之然後方可出後所謂母在自願只言立後之家耳 今出後之父母俱歿情理未穩二人合辭爭之甚固詰朝先 召兵曹判書金磧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判書韓繼禧議之繼 召坡壽寧問之對如前 上曰若等歸第祇可讀書於藝文館耳俟吉非所宜也即以申澍為都承旨尹弼商左承旨朴捷右承旨李永根左副承旨李文煥右副承旨吳凝同副承旨李坡金壽寧並僉知中樞院事李崇元司憲執義○日本國西海路周防州山口居住大內進亮多多良朝臣教之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命永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賚

宮醞饋當直都鎮撫○戶曹啓去四月十一日頒赦時五年以上公債蠲減今頒赦條件三年以上負公債者或逃亡物故或貧窮流離不能逐支者令其道觀察使擇定差官備細區別以聞如有容私隱漏貧窮者請差官守令監考該吏並坐違制律監考該吏全家徙邊守令永不叙用 從之○戊午咸吉道都節

制使許琮辭

上引見賜弓矢魚膠真絲諸燕廐馬二匹○諭

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卿既箇滿當適然道內事重不得已留卿卿體予懷以鎮西方○命台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兵曹判書金碩吏曹判書韓繼禧刑曹判書洪應戶曹判書盧思慎都承旨申泚左承旨尹弼商右副承旨李文煥同副承旨吳凝議徒流永屬各年罪囚中可放者付標以啓○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馳啓會寧判官金彥庚定平府使李孝碩可陞居山察訪金河山可黜 命下吏曹○行司勇裴敬興上書曰臣觀慶尚道密陽府屯田歲收稻或三四千石或至八千餘石其為多寡專在監農

官勤不勤如何耳屯田去本府五十里本府嶺南臣邑人物殷富使客絡繹公務案牘之煩倍於他州府使專治田功則未暇民事專務民事則農務解弛以致耕耘失時收穫大減且耕種耘耔役以船軍由其檢舉未詳遊手者頗多臣生長農家悉知耕耘之理當五六月雨水之時一日不耘貧秀大盛於是府使驅竟內之民供耘耔之役民廢私田歲甚苦之臣願分遣典農一員詳明檢舉則不賴密陽之民可易其田疇一年所出不下萬石矣 命下戶曹○己未 傳曰昨日宰樞等所議罪囚付標頗有未盡予欲特霽殊息事關綱常殺人強盜外皆放免○承政院奉旨馳書咸吉道觀察使曰卿所啓姜一貫等盜彼人馬情甚可憎然事在赦前例當蒙宥不可遽因彼人輕改國法追加罪責彼人若問舉此開諭○庚申 御製諭將兵法大旨兵法大旨在於撫養將士習以弓馬信賞必罰教以禮義無所爭競但秉忠孝常懷敵愾萬有不虞一人可以勤王十人可以勤王百人可以勤王聽令者多故作衛部統以領之此能合也所領者衆則所

令者多故局制於律束手受敵於是分衛分部委律變律之術此能分也如是則四面合戰百陣同力何堅不碎何敵不破此能分能合也蕃兵勁馬奔衝漢兵強弩掎角蕃漢之勢雖殊而分合之用實同此兵之大旨將之要略也愚者以為不學兵法而我能殺敵不習弓馬而我能弭賊此將非可望卒之最下者也○辛酉 上御丕顯閣左議政具致寬右叅贊尹子雲兵曹判書金碩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藝文提學李承召吏曹叅判姜希孟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軍金禮蒙兵曹叅判宋文琳入侍以 御製兵法大旨講文兼藝文及儒生等又令入侍諸將依 御製各自作文命宰樞等第其高下以啓 上覽訖傳曰不意汝等武臣如是成文今觀所製心甚嘉焉各 賜弓一張○義禁府啓曰推刷色令史洪暉義廣受贈賂潛出入官文券或以公賤為良或以私賤為公賤又欲滅跡投火官庫罪惡深重不可以經宥釋之請屬殘驛吏以戒後來其用術暗錄之人及李崇之妻沈氏奴

奴婢文券並令推刷改正區處 從之但噪義只令除名○壬戌

命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等閱武于東郊○癸亥

傳于刑曹曰宦官金萬壽金亨孫定屬上林苑奴○傳于戶曹

曰尹昭訓一切供上並擬諸嬪○甲子 傳于書筵翊衛司曰世

子宮入直忠義衛只令夜直勤慢置簿啓達○禮曹啓成均

館正錄廳壁上圖內 太宗御諱請以恭定王諱改書舊設碧

紗籠令尚衣院改設 從之○咸吉道觀察使以書啓曰德

原府使高慎驕擎奉 教書到安邊府使李堦只送儀仗于郊

不迎 命又不肅拜請令攸司推鞠科罪 命下刑曹○乙丑

司憲府啓玄得利冒受科名加資告身請依紅牌例收取燒毀

從之○丙寅京畿敬差官鄭垠啓曰諸邑罪囚並皆蒙宥但姜亡

龍大平金生等初於諸衛鎮撫率軍捕賊時執軍士裂衣抗拒軍

士等再言承傳伴為不知至叢屬上之言情涉亂逆橫頑莫甚

請皆抵罪即 命義禁府照律啓聞○丁卯 上分命宰樞郎

官各一人讎校六典吏曹叅判姜希孟戶曹佐郎金紐吏典左

副承旨李永根司憲掌令李克基戶典藝文提學李承昭司
醞注簿李枰禮典兵曹判書金礪成均直講朴叔養兵典知中
樞院事梁誠之工曹佐郎魚世恭刑典仁順府尹成任兵曹正郎
鄭忻工典又以左叅贊崔恒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吏曹判書
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成均注簿柳洵為都廳仍召致承政
院命出宮醞饋之○刑曹啓松峴倉夜真正兵一人被刺而
死請搜捕鞫之從之○尚家下住元良哈指揮仇伊赤等三
人來獻土物傳曰闕內八省記人外濫宿者擬擅入宮城門律
論斷○戊辰傳旨漢城府曰諸道號牌分臺京畿忠清道則七
月全羅慶尚道則軍籍使上來後並下送外方號牌以丙戌十
二月晦日為限又傳曰京外公私相訟奴婢號牌雖號牌定
限已過待決成給聽訟官吏亦依六典定限決折然其中未決
奴婢則京中漢城府外方各其都會所奴婢名字立訟年月元
告被論姓名具錄移文○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弘遣三甫難洒
文等五人來獻土物○吏曹據吏典朴南秀等狀告啓諸司

吏典都目和會仕滿去官之法已立然今都目適兒數少雖已仕滿未即去官必致累年沉滯或有身死虛棄前功者誠為可矜請自今仕滿人內年五十歲者從願授檢職又啓通事張有華丁父憂去年以明使之來權命脫衰任使明使回還之後不即反服希望授職毀傷風俗莫此為甚請令攸司推鞠皆從之

○己巳 傳于刑曹曰上林苑定屬金萬壽金亨孫並皆放遣

○廣城君李克堪曾居父憂繼以母喪至是患疾甚劇忠勲府以啓 上命醫治之又令承傳宦官李得守賫宮醞并肉往勸之克堪謝曰臣疾不潔不欲上聞祇恐死亡不得復見龍顏故告忠勲府以啓今者特蒙上恩不勝感激重違 綸命乃遂食肉克堪為人倜儻不羈諳達吏治凡事人持兩議克堪一言而定衆意快之為文敏給人皆稱之然負才凌人無有廉讓識者少之○戶曹啓金羅道靈巖船軍金息等二十六人私以貨穀創造客舍其時郡事崔景禮論功立券限三十五年除稅外徭役然至三十五年除二十六戶役則弊及他戶似不可從但以貧

民費財營居功勞至重請蠲十五年役且役民興作論功免役
大事也其蠲役年月守令不宜擅便低昂自今並令啓聞施行
從之○庚午 命台前崇義殿副使王循禮于麻田郡○平安
道 節制使楊汀以書啓曰野人中樞李豆里來言趙三波等
往訴中朝曰前者朝鮮以非罪殺我叔父浪甫兒罕故我欲報
仇再度往侵今朝鮮多造江船將欲來攻 皇帝勅諭朝鮮又
下聖旨于都督童倉羅郎可父滿住等曰自今毋或作賊歸順
居生野人等曾匿山幕不得農作今意無事至喜即回諭觀察
使節制使曰若豆里更來當語之曰浪甫兒罕父子潛謀為亂
自罹於罪何與三波而累寇我邊不還我人畜耶若不還我當自
往取來大國豈為汝所弄如是語之且更修船嚴兵渡江一二次
以擾彼農事○京畿都事朴楣來啓曰陰竹縣監李時瑤奉宣
宥旨行向抱川道中強盜七八人挾弓持杖要之先射從吏及
賫宥旨人奪其馬次及時瑤走馬避之僅獲免即 命承政
院馳書八道觀察使曰此賊不可不懲道內可疑處窮極搜捕

堅囚啓聞盜賊興行專以守令慢弛不奉法容隱他道流移人
物吓致今抱川縣監亦不能檢舉容賊境內已下法官拿來治
罪今守令監司如不急急用心捕獲則當有重罰○先時楊根
人童繼孫妻洪氏寡居其處子方在父喪別侍衛高敬者約婚
納采以待服闋郡守南暘交結工人孫厚使喚衙中密囑部民
車延壽媒厚于繼孫家延壽又受厚賂憑籍官威挾厚成黨勒
令成婚司憲府啓遣行臺推鞫已完至是暘等以赦免但男女
離異財禮入官并沒孫厚賂遺延壽之物○咸吉道都節制使
康純據童關鎮節制使李從生呈啓甫青浦任元良哈小里來
言時應汝伊任元良哈仇麟哈也邑將哈等說我曰同生弟於
加應巨也麟哈等曾來水建被殺心欲報復聚軍作賊且愁州
住元良哈蒙古來言渾池住元良哈于茂奴召兒說我曰同里
人仇林巨弟於加應巨曾入寇水建被殺同類人三十餘名欲
於穩城童關作賊報復○辛未 御勤政門受朝參仍 御思
政殿召二品以上宗宰臺諫等 傳曰若等如有欲言之事可

盡言不諱如是者再而一無進言者仍命左承旨尹弼商進前草諭八道捕賊書其書曰盜賊害良民者日甚羣臣請竊盜初犯盡殺之予特怜其有生就死且因大慶雖強盜如不殺人悉皆放赦以開自新之路盜賊不念予大恩恣行無忌以至攻掠官人諭書後條件卿其廣諭道內必獲後已大抵盜賊不息專以守令慢法所致所謂法者何也稱流移投寄者當速還本因行路丐乞者當察窺覘其中蹤迹詭秘者當囚推鞠守令等不知所部居民來去此盜賊所以容迹無忌也今後如有強盜發於境內而不能發摘者其邑守令杖一百罷職該吏杖一百定驛吏切隣色掌全家徙邊一賊黨及白丁如有能捕告者免其罪賞職賞布皆從自願一自今以後勿論賊物以衆証為定○傳旨義禁府曰正兵金貴山致死根因與三省雜治自今交坐時必與刑曹共鞫之○召大司憲金從舜令舉劾風聞之事○司憲府啓司譯院主簿吳允孫母病劇垂死無心救療忘哀娶妻其日初昏母死雖會赦不得追論請奪告身永不叙用又啓

故利川監務尹瑞妻與京畿觀察使沈璿外祖母同產以故初於瑞之墓側葬璿外祖母曾已七十餘年璿自以為本道監司挾勢恃威以瑞塚為近於祖母墳公然移文勒令掘毀積城縣監金伯衡不顧法令阿諛順從使其里長刻日掘毀曝骨草野殘忍莫甚事在赦前雖未科罪請皆罷黜今璿還葬瑞於古墓從之命璿左遷璿無才行因緣戚里驟至大官受命方面殘忍肆兇掘毀人塚至於曝骨人皆憤之璿又好酒率妻妾婦子日夜酣飲家門無法又與洪允成作婚姻相與往來以為酒敵○賜右贊成朴元亨知中樞院事李邊內廐馬各一匹○日本國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納遣使來獻土物○壬申 命召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議政黃守身同副承旨吳凝會賓廳議事一公債三年以上貧窮未納者蠲減一己卯年以上公處逋欠貢物未收牧子故失馬鹽稅未收代納者外並皆蠲減一戊寅年以上未收田稅代納者外蠲減蓋因初五日赦文條件以議也○癸酉禮曹啓宗廟及園丘

祭殿下出入升降時已除音樂請於文昭殿親祭亦依此例從之○甲戌 傳旨義禁府曰抱川縣監段由仁境內境外之民不能辨別以致盜賊潛匿境內攻掠官人其推以啓竟擬違制律收贖還職○賜鄭麟趾鄭昌孫洪達孫沈澮沈決尹士盼朴仲孫成奉祖崔恒尹士昕金磧李石亨鄭軾內廐馬各一匹○以崔漢卿為中樞院副使金瑋吏曹叅議崔善復戶曹叅議尹岑工曹叅議沈璿行僉知中樞院事鄭佶閔貞行司憲掌令南倫黃海道觀察使○刑曹啓平安道中和郡使客來往路邊邑覓在奴三十四口婢四十三口諸事難支請增給傍邑額外奴婢二十口從之○乙亥 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都承旨申泐議徒流付處免放人圓覺寺就役匠人考功等第又議堤堰從事官○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本農以盡地力為本盡地力以勤為本勤以遠慮為本此五本者人莫不知而世無舉者在於姑息宴安耳予欲大舉堤堰川防示利於民澤及貧窮爾大小百官下及軍民如有欲陳利害者來月朔

祭後可盡束面陳○傳旨刑曹曰自今盜賊勿論贓物有無以
衆證為定○禮曹啓前此 文昭殿物膳奉常寺官吏與本殿官
吏同掌出納然不請臺事體未便請自今奉常寺官吏同殿直
請臺出納從之○兵曹啓平安道楸坡口予龜城咸吉道北青
高原文川德源等邑請並築城且北青高原文川德源勿用他
邑軍人各以本邑人每年農隙漸次造築又啓京畿江華喬桐
泂海之邑防禦最緊請令曹兼判書韓明滄審定城基各以其
邑軍人每年農隙漸次造築皆從之○禮曹啓司譯院前銜權
知不解經書但解漢語者稱為只通給一遶兒歲季叙用其餘前
銜權知誦小學雜語講經書并試漢語者反於六月叙用甚為
不可請自今只通與講書取才人分數憑考其中為首一人六
月都目叙用且時散人負褒貶立法以後則作費前銜受職當次
者勿叙已有成例其中時行六月當滿者與前銜懶學專不取
才者雖居下等懲戒無門請自今考下者削去前仕勿許翌
年取才以振勸懲從之○丙子召司憲持平盧好慎 傳曰民

耕農無以生農非牛無以耕牛之為用甚大今士大夫家凡宴
賓必宰牛此風不可長也爾憲府其糾察隨聞隨劾以啓又
傳曰孝子節婦隨聞褒賞者在令甲近來諸道監司慢不致意
雖有節行卓異者不即訪問啓達其亦行移推鞠以啓○六月
丁丑朔日暈○親行文 昭殿朔祭○御忠順堂臨瀛大君璆永
膺大君琰及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
寬右議政黃守身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崔恒右參贊尹子雲
兵曹判書金碩吏曹判書韓繼禧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吏曹參
判姜希孟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軍金禮蒙承旨等入侍講成
均生員南轅等十人經書又令兼司僕內禁衛分左右射侯優
等者賜馬一匹其餘賜蓑衣不勝者命行罰宴○濟州分臺御
史姜遇文告安撫使卜承利妖祀事下義禁府鞫之○命申叔
舟韓明澮具致寬朴元亨都承旨申澍等會于賓廳招稱波右
問之其言曰一無父母但有兄弟三人居遼東城東北六日程西
北距瀋陽亦六日程北距李滿住家十餘日程一李滿住舊居

南距今居三日程李滿住麾下百餘家至今居住一火刺温地
面南距李滿住家三四日程一自李滿住家往童倉家大槩平
地有三四小川耳無大林藪路甚平坦一兀刺山城在李滿住
家南二日程路亦平坦都督羅郎哈居之與甫下土皆在吾乙
面川邊一自李滿住家東行四十餘里到大茶玩峴峴高峻不
能並騎而行踰峴又東行六七十里路頗平坦渡江至滿浦一
滿住等三四月間疑入攻居山幕今皆還家○知中樞院事梁
誠之上書曰竊惟人君之職莫大於養民養民之政莫重於務
農然務農之本在盡其力地而已乞命諸道守令率郡中品官
勸農官等親審境內堤堰海澤防川塞浦舊基可修新基可築
處具報觀察使分遣大臣一一更審限三年每於農隙少則守令
率勸農官役境內之民大則觀察使定差使負役隣邑之民修築
其有能修築者勸農官差授散官職守令量加資級其中不用心
勸農者充水軍守令即行罷黜以至觀察使亦行賞罰如是則
地力無不盡而天災亦不能為之害矣雖有堤堰耕之者小則

與空地何以異哉今京中遊手之徒甚多乞大小朝官公私時
役賤隸諸色工匠人外無役閑人盡行推刷並勒還本農時則
使之緣南畝暇日則習戰事如是則人力無不盡而地利亦無
遺矣雖有農夫苟無其牛則固不能以代耕矣近年外方牛畜
屠殺倍古京中市裏一日買牛不下十數皆用屠宰如殺雞然
以邀厚利自今限風俗歸正姑依軍法施行凡宰牛人勿問盜
殺買殺不分首從俱即處絞告者以財產給賞自願受職者超
三資其容止窩主家舍沒官兩班則永不叙用常人則全家徙
邊三切隣及知情賣牛知情食肉者各杖一百京中管領外方
勸農不檢舉告官者亦杖一百全家徙邊如是然後外庶幾宰殺
之風一變而農牛不至於太減矣雖有農牛苟無糧種則何以
播百穀而耕且耘哉近年義倉逋欠所儲日減加以守令不即
申聞發倉播植失時耕耘未力農民失業多因於此乞令中外
義倉之數令該曹磨鍊百戶之縣儲千石千戶之郡儲萬石其
不足州縣多方布置或使烟戶計口納租此非國家斂於民而

用於公也不過為愚民置之外府而搏節以給之也其守令不
預先申聞或過而不給者令民告觀察使隨即罷黜臣聞有志
者事竟成今我 殿下居代天之位操馭下之權每以養民之
事特留 宸慮雖挾山超海之功猶未足為之况裁成輔相以
佚道使民之事乎但願擇其人而任之任其事者亦體 殿下
盛意盡心力而為之而已伏惟 睿鑑垂察○戊寅日暈○御
勤政殿設 文昭殿朔祭飲福宴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
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黃守身判中樞院事沈泐密山
君朴仲孫判中樞院事成奉祖右贊成朴元亨右叅贊崔恒工
曹判書金守溫禮曹判書元孝然吏曹判書韓繼禧中樞院使
魚孝瞻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刑曹判書洪應叅判咸禹治戶曹
叅判金謙光野人同知中樞院事劄里及諸執事等排班于庭
王世子致詞云永言孝思躬奠祖考享祀不忒惠我無疆稱彼
康酌以介景福謹獻 主上殿下千萬歲壽有頃王世子以下
各就位宗宰以次行酒樂奏保太平定大業之舞劄里等起舞

進酒先是 召崇義殿副使王循禮至是來 上命入侍謂曰
汝雖職卑作賓王室宜坐二品之下 賜御卓曰與隣里族屬
共之循禮頓首謝○己卯御丕顯閣召承旨等曰予欲於明日
試防川于東郊汝等與內宗親分左右監督 命以龜城君浚
河城尉鄭顯祖都承旨申昶左承旨尹弼商同副承旨吳凝及
巴山君趙得琳為左承順君溥勿巨尹徹右承旨朴健左副承
旨李永垠右副承旨李文煥及兼司僕李德良為右○日本國
上松浦波多島源納西海道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
對馬州仁信郡宗信濃守盛家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庚辰日
暈○幸東小門外多也院川邊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同知中樞院事尹士昕金
國光兵曹判書金礪右叅贊尹子雲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叅
判任元濬及承旨兒宗等隨 駕命明澮相間地中分區界令
左右作水田數十畝 命兒宗及礪防川於其上令左右開渠
灌其田以觀之後為水潦所害田皆覆沙焉○辛巳 召領議

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
左叅贊崔恒六典廳堂上及承旨等以內廐馬三匹為帑令入
侍宰樞為局戲叔舟明澮致寬等賭得之 又賜守身恒馬各
一匹○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都觀察使吳伯昌曰今聞建
州之賊計我不入攻皆下山此正出其不意之時且不可長賊
使我邊氓疲於防戍予已定計卿其急造船整鍊士馬以待○
壬午 命永順君溥龜城君浚及承旨等分左右增作水田于
東小門外多也院前平樂百餘畝矣○賜文武科息榮宴于議
政府○癸未司憲監察成晉行司直金繼貞等進箋謝恩曰楓
宸賜第既冒優私藻宴均慈載叨盛禮感激彌切舞蹈不知伏
念臣等鈇槩下材介冒末藝習聞絃誦詎聆雅樂之音久因葢
何知大庖之膳幸值風雲之會濫與文武之科有命自天聿
鵲鷺之序在公載燕均霑雨露之恩灑灑霞液之淪肌洋洋
仙樂之盈耳如茲茂隆之畜至實惟前昔之罕聞茲蓋伏遇
立賢無方用人由己稽鳶魚作人之雅體鹿鳴食苹之儀遂令斗筭

之材咸被乾坤之造敢不益殫所守思遠厥謀誦嘉魚之卒章
已仰見與賓之樂介既醉之景福其敢忘報上之誠○日本國
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官收山帶刀源實對馬州平朝臣宗右
衛尉盛弘等各遣人來獻土物○甲申 召兼藝文儒臣及諸
將武才錄人等出策題以試之策兼藝文曰為治之要在知人
安民而已安民之術在守令得其人今吏曹注擬守令非不精
也務農籍兵非不動也然農民少而遊手者多戶口流移而安
業為難將守令未盡其人歟守令未盡其要歟得入之道安民
之術極陳無隱守令非因公務而不得已拘俗從例者何事遊
手者多國家大害何術約偽僧乎流移人物何術禁止乎盜賊
何術弭之乎風俗何術歸淳乎何術靜鎮無事乎策武才錄曰
今軍士馬匹常患未實未足如何則壯實而周足歟中國則馱
載不用馬匹是可効歟兼藝文金紐武才錄金併對稍優 命
各加一資諭忠清全羅慶尚江原道觀察使曰同封事目看詳
與兵使同議曲加布置一密諭諸道諸邑守令因七月初二日

習陣殺軍捕境內盜賊急急如焚終日不已期於多獲一村落
可疑處及山野屯聚處盡數馳捕如獵獐鹿一賊物置處急速
搜出一錐無賊物衆所共知之賊及蹤跡詭秘者皆捕囚一同
黨窮極搜捕雖在他道速通捕獲一寺社可疑處亦宜搜捕勿
令煩擾一隨所捕獲一一啓達仍擇剛明者推鞫如有杖傷者
罪在不赦一未捕前極秘已捕後堅囚○乙酉先是前副司正
李紹生上書曰盜賊之源起於貧窮此古昔聖哲明賢歷歷之
訓也李康子惠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管
子曰禮義生富足盜賊起貧窮虞書有養民之德而後有禦寇
之刑周官有散利薄稅之政而後用除盜之法若先其刑法而
後其德政是魚肉生民而已豈為民父母乎林林而居蠢蠢而
羣寒衣而渴飲孰不欲仰事俯育安其閭而遂其生哉然饑寒
迫切困苦無聊小而為竊盜大而為強盜始則嚴刑以弭之終
亦不勝治矣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繁重盜之源也不務養
民之德而欲務止盜之方是猶止水而不塞其源也今我 聖

上務耕桑之業蠲宿債之徵惠養斯民之意至矣賣刀買牛之風何獨見美於渤海而獨不見於今日外戶不閉之俗何獨行於李唐而獨不行於今日乎臣見近世盜賊之興甚於往昔聖上憐憫人命必驗贓物勿推援引在獄致死則罷黜官吏德至渥也然為政之道貴於寬猛相濟蓋禮義所以化君子刑戮所以威小人使知其過而能改則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也其或至於長惡不悛則刑故無小此聖人之所以不得已也真西山曰隋文齊刑以戢盜非不嚴也盜率不戢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山行水宿外戶不閉其失其得可以鑑矣物有摠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道之斯行止之斯戢故不勞而治若殲豕之牙也范文正公曰夫盜或迫於飢寒或駭於苛政或怵於誘脅起於小而至於大苟無小姦則豪猾之徒無以為資當於始治之方今盜賊日熾古人之言可慮故敢瀆聖聰伏望遠追歷代之策近體先王成憲國家幸甚至是命叙用○戶曹據京畿左道察訪趙秋啓本啓沿路諸驛使客

支持最煩日就凋殘請依右道驛路例歲給鹽五石他道沿路
諸驛亦限阜盛依此給鹽 從之○丁亥 御勤政門受朝參
○行上護軍李純之卒 傳曰純之卒在前夜禮曹告訃晚今
朝舉樂受朝其問諸禮曹以啓純之字誠甫陽誠人初補東宮
行首丁未中文科時 世宗慮曆象未精選文臣習筭法純之
推究 世宗嘉之初純之推筭本國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強
世宗疑之適自中朝來者獻曆書乃曰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
度強世宗大悅遂 命純之校正儀象即今簡儀圭表大平
懸珠仰釜與報漏欽敬閣者皆純之稟命 世宗以成者也累
官至承旨遷中樞院副使丁丑為開城府留守陞辭 上曰別
有任卿事不可出外遂 命改除每當進見 上亟稱曰 父
王所重之臣屢加賞賜乙酉判中樞院事至是以病卒紼之性
精巧詳於筭學天文陰陽風水之學然無大建明晚年其女金
龜石之妻通私奴舍方知常被女服齒于諸婢中與同寢處為
臺官所劾 上不究治之遂以舍方知付純之純之不能制及

訟其事人皆鄙之謚靖平恭已鮮言靖執事有制平子六人扶持拱把抱搨○刑曹咨與義寶山洞仙等站明使來往之地供役奴婢至少殘弊尤甚請以旁近諸司奴婢量宜加給從之○先是兼知刑曹事本曹上官後必待吏曹更啓乃仕都官至是吏曹啓都官聽訟至緊請自今後兼知刑曹事本曹上官後勿更啓直仕都官從之○戊子幸慕華館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瑒水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左贊參崔恒領中樞院事沈澮右參贊尹子雲兵曹判書金礪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刑曹判書洪應大司憲金從舜等隨駕令兼司僕內禁衛等分左右試藝初射二百步次騎射次甲乙槍次甲乙射決勝負內禁衛勝者賜角弓一張獐皮一張其中沈膺優等賜鞍子一面又令自願人等射侯中者人賜布一匹守身妻子黃真善射即命差兼司僕○出御製捕賊戲詞其文曰夫立賢無方取人有術戲侮觀德杯酒觀情故

可以知人於小藝不可知人於大禮予欲試將士之愚智勇恟

作捕賊戲其頌曰上將之數多於柱如十人則柱後來柱

者為之主先在虛地賊執上將作其黨賊將相打打執計其數

打者被者得削一魁削隨人魁賊得削眾筭腐死賊不行撲并

禁遺將魁得特倍取魁賊死與遺一將罷場賞罰錄智武令宦

官金孝江衛將閔發兼司僕崔通將家奴等率破敵衛及兼司

僕為捕賊戲先打人而不為人所打者各賜木綜一匹凡四

十九匹○己丑疾風暴雨分遣軍士于各處審傾圮家舍即令

移住又分遣鎮撫及兵曹郎廳審諸處警守傾危者令撤去○

庚寅雨命分遣人于四門外審水漲○甲午上與中宮

御古東宮門觀雜戲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兵曹判書

金碩吏曹參判姜希孟及承旨等入侍初以內宗親及宦官等

為捕賊戲次以內禁衛及兼司僕等為之次以兼司僕內禁衛

破敵衛中自願人等爭走拔旗次爭力次三甲槍其中善走而

力強者令射小革內禁衛曹得安甲士李亨春善射 命差燕

司僕○乙未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朔寧郡事曰本邑囚賊李長

生等付義禁府郎廳上送餘賊隨獲隨送○丙申 御製合戰

頌曰三軍合戰將當將死其軍即專沒記筭不取項已上違

合落馬削十畫此法戰形皆具智勇自露或持重衛已徒使諸

軍戰之者或恃勇輕進自陷於敵者或果敢勇決陷陣覆將者

或引致而挾者或聚勢而迫者或散亂無統者或整齊無術者

或交綏解者或望風遁者如是之類無不備具小則十二人大

則千百萬一法變化衆技轉勢長短相持馬步相參李靖教戰

蓋不外是○兵曹啓大閱儀注其日大駕到場鼓吹振作 上

升座兵曹判書進啓放砲三聲 御前吹大角鼓一通將相百

官入拜而退各就位 上臨時制之○戊戌 召領議政申叔

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及左承旨尹弼商議捕

盜方略 命諸將各率軍士二十名勿論京城內外搜捕又榜

諭五部曰各其坊內管領及諸戶悉捕可疑人告官若不告而

後現則與賊同罪比暮諸將各以所獲至 命義禁府鞫之○
己亥禮曹據書雲觀單字啓地理大全於我國本無每試取時
人持寫本簡帙多少不同試才人等爭取帙少者臨時習讀僅
備試取冒濫受職誠為不可請凡公私所藏地理諸書無遺蒐
集詳加讎校廣印以布然得全帙為難令購求中國 從之○
故金慶義女婿李祐甫○庚子 上命河城尉鄭顯祖召宦官
金孝江孝江聞 命稽留不進 上親問之孝江詐以不聞
命對且言不習宮內條章 命都承旨申躬與臨瀛大君璆都
鎮撫尹子雲繫孝江及承傳宦官李得守內侍府掌務黃思義
于承政院訊之 上曰得守不能覺察其罪差薄可貫之思義
亦坐不習條章與孝江俱下義禁府決杖一百孝江屬造紙所
奴思義屬擣砧軍尋釋思義○知通禮門事申濼啓去夜盜入
尹之崇家願發兵搜捕即令當直衛將各率軍五十關四門搜
捕竟未得○傳于承政院曰聞鎮撫鄭沃卿嘗為刑曹郎官奸
醫女栢伊因受賊人銀瓶玉貫子而免之即 召沃卿問之沃

卿對曰臣為正郎時但掌詳覆司推鞫盜賊非臣所任臣妾乃
醫女古之非栢伊也又問栢伊對曰往年奸刑曹正即李亨元
受一賊綿布二匹一賊銅爐一非沃卿也 上以沃卿被誣饋
酒而遣之遂囚栢伊時亨元為古阜郡事 命刑曹逮亨元鞫
之○命都承旨申泐講官官等宮內條章考其能否陞降職事
○辛丑義禁府啓亂臣崔閏女子玉珠雉云許嫁於趙禮同然
書幣出於禮同之家則未許嫁明矣請以玉珠永屬官婢 命
勿追坐○咸吉道都節制使許琮啓會寧節制使魚有沼報云
幹朶里李家紅之族加弄介等男女二十九人欲復居吾音會
之地自尼麻車逃至家紅之家若尼麻車根尋來鎮何以應之
臣依前降諭書答云幹朶里付我既久若其勢窮不可不納斟
酌善處不構釁於兀狄哈亦不失幹朶里之心○壬寅以奉石
柱妻家 賜臨瀛大君瑒○初有一外吏訴事于戶曹正郎金
順命久不決其吏之弟權知訓練錄事姜倫具衣冠代訴於庭
語頗侵之順命怒使人捽倫衣領批其頰倫告於司憲府至是